尚書後案

東吳王鳴盛學

辨孔安國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辨曰閻若璩曰此云書契起于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桱外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伏羲乎許慎說文解字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契晉書衛瓘傳子恆作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包犧氏爲萬世文字之祖者此自爲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僞孔序非是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敎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尚書後辨附

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夸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曰〕此云百篇據序而數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辨曰〕鄭雖注緯而與經別行緯雖有百二篇之說似與張霸僞書同鄭注經仍用壁中眞本與張霸無涉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疏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

孚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愼愼爲魏相愼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藏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釋文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曰〕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意在傷亡爲少何者若欲多之當云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太誓猶有三十一 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

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是太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于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太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但于先有張霸之徒僞造太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

辨曰漢儒林傳孝文使鼂錯往受伏生書顏注引衛宏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畧以意讀宏此

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即伏生所傳之本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列于學官者亦即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假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冊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書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教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矣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偽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縱耄何至家無本經偽孔特誤會衛宏之言遂妄造此語其實不然疏明知其非強欲回護乃云傳教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不知作偽者特欲抑伏以自伸故云云爾

〔又辨曰〕疏謂二十九是計卷若計篇去太誓猶有三十一蓋盤庚出二篇康王之誥出一篇也此三篇本應分出孔壁眞本及馬鄭本皆然非作偽者意

至堯典分出舜典皐陶謨分出益稷則作僞者一人之私意諸本皆不如此

又辨曰疏引別錄言武帝末得太誓文選注引七畧同但董仲舒于建元元年對策即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亦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即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况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即有太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高祖已用其語恐太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不由伏孔而得反啟後人紛紛之疑要之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太誓者豈疑之耶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用之孔者穎達據晚晉僞本反誣彼爲張霸作贋哉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

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釋文曰用鄭注爲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允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太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別虞書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

〔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老而口授因誦連之耳其盤庚本當同卷康王之誥以一時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太

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辨曰此段皆作僞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僞書始孔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爲二十四而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自僞書始益作僞者貪太誓文多易于剽襲旣已別撰三篇乃于伏書去其太誓則三十四者僅存三十一又于其中妄分舜典益稷于是遂爲三十三矣至增多之書雖亾其篇目篇數鄭與逵之作僞者豈不欲照彼撰之無奈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故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捃摭依傍者掇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于是遂爲二十五矣夫眞書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篇其篇數似合而不知眞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此篇數似合而

實不合也眞書四十六卷僞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眞書三十四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耳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僞書乃除序爲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作僞者旣欲同于眞書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進退兩無所據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朱氏彝尊以伏書只二十八云二十九者其一是序非也）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卽在卷數內爲非者然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僞者乃創爲此例何足信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辨曰閻若璩曰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于易孔子自卑遜不敢干亂先聖正

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于費直再亂于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亾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閻說是矣而愚謂安國本無作傳之事也史記前後漢書皆無此言恐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之而已未必爲之傳也可疑者惟李顒于眞古文太誓引安國注（見太誓疏）據此則顒似曾見眞孔傳矣然孔果有傳漢魏諸儒何無一言及之直至隋經籍志方有此語李顒所引殊不可解且顒東晉人其時若有眞

孔傳今僞本豈能行世斯言應從抹撥漢太常蓼侯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晁云僞撰孔子蓋壁散簡而見書為今學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自百篇耶知堯典議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書古之鑿雜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此書見孔叢子孔叢子漢志不載必係東晉僞書既出好事者僞撰此書入之故有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之語漢藝文有伏生書僞孔傳者云不立學故不載何以有斯毛例乎劉歆撰以下為舜典僞書未出前從無此議論而此書亦云堯典雜有舜典曾非是孔叢子又兼孔季彥答孔大夫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許僞孔傳出後撰造此等語不可依據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疏曰既言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序宜與本篇相近不宜聚于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篇首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五十八篇

辨曰此節亦是極大關目辨僞者當從此著眼蓋眞古文五十八篇爲四十五卷加序一篇爲四十六卷僞古文則五十八篇已足四十六卷之數矣若再加序一卷則爲四十七卷與漢志不合不得已遷就其辭引序各冠篇首而不知伏孔之書皆無此例也

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疏曰漢武帝末年姦人江充行詐先于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

氣上使充治之于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已殺之帝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自殺此巫蠱事也

辨曰閻若璩曰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有可疑者兒寬傳寬旨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案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爲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爲蚤卒乎考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而僞孔序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辯矣朱彝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于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黄帝以來

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藝文志古文尚書遭巫蠱云云者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偽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載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邪曰荀悅漢紀于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耳或曰史記雖訖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年也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家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今于李廣傳附載陵事大宛傳載李廣利事衛將軍驃騎傳載公孫賀公孫敖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安國不卒天漢後乎曰家語附錄稱安國受書于伏生年六十卒伏生文帝時年過九十安國從問業最幼已十五六矣就文帝末安國年十五六計之則其卒在元鼎間若天漢後安國已七十二三征和二年安國七十七八矣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愚謂閻朱二說俱佳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巫蠱出安國口中其謬可知但安國之生

卒當依史記世家爲定世家載孔氏子孫年皆四十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獨言安國早卒則安國之年只可以四十爲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家語本王肅私定況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年四十推之兒寬受業于安國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年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此爲定論則謂安國于文帝時已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景十三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王魯二十八年薨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卽初王魯事時安國尚未生今僞孔序似安國親見壞宅事者亦爲不合又詳其上下語氣則以獻書爲一時作傳欲獻爲又一時弟作傳欲獻會有巫蠱經籍道息則其初獻無巫蠱何以不竝學耶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直至安國長始誦而爲之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獻之竝無兩次上獻事亦竝無作傳事也核當日之情節實是如此作僞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傳今又幷傳突出不得不遷就附會其說以售其欺耳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尚書初置此官而安國卽爲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甫九年後又數年爲臨淮太守蚤卒此安國生平之歷官也爲博士年二十餘則諫大夫將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早卒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

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出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出比八百石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疏狹也

辨孔穎達序

漢氏大濟匯字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辨曰）古文兩漢不行特不立學官其藏秘府者固在也而雅才好博信之者亦多馬鄭實見之穎達據僞爲眞故反有意抑彼眞古文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辨曰）湯誓序疏稱皇甫謐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云云此當即謐帝王世紀所引僞書自漢至晉四五百年未有人見謐首先引之蓋謐撰此書即自引以實其事耳

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義皆淺略惟焯炫最爲詳雅

辨曰穎達直以僞書爲孔壁中所得故言早出其實僞書至晉世始見元帝渡江之後始上獻而列之學官安得謂之早耶北史儒林傳云漢世鄭元竝爲衆經注解元所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于河北又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又云東都惟劉士元劉光伯學通南北又云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北史之言如此蓋南人輕浮喜尚新奇故僞者先行于江左而河朔仍守鄭學之舊不爲所惑惟後魏酈道元注水經閒一引之餘則罕聞蔡巢費甝竝南人也隋志蔡大寶爲梁司徒又巢猗爲梁國子助教陸氏釋文梁國子助教江夏費甝作尚書義疏行世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直至二劉僞書之聲皦始張穎達之推尊二劉則其作疏必以二劉爲本穎達作毛詩疏序亦云焯炫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一時騁絕轡于千里固諸儒所揖讓日下之無雙于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毛詩如此尚書可知不但於鄭學書不收則蔡巢費氏亦不引用惟獨采顧彪而究以二劉爲主又攷北史唐李延壽作其論南北異尚極是而實誤信僞孔爲眞古文見鄭惟注二十九篇反以爲非古文與陸德明以馬鄭所注爲伏生所誦非古文者正同識者宗之

又辨卷首疏

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于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以此不同

辨曰偽孔本乃憑臆私定安得依壁內篇次爲文賈逵之書即杜林本而出于塗惲實安國嫡傳劉向別錄乃校書中秘親見眞古文而著之者故鄭依以爲次不是之信反從東晉突出之偽孔本可乎

壁內所得孔爲傳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

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太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元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添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引太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太誓太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

注古文篇數上與馬鄭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出孔安國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不知張霸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于藝文志而止附見儒林傳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迺黜之賈謂馬鄭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合馬鄭見耶又曰作古文者延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僞者不能張空拳以自見而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手耶此所以甘與之違而不顧也穎達乃翼而扶之何其謬哉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学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

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辨曰鄭雖受古文于張恭祖以山東無足問西入關師馬融融所注古文即衛宏賈逵所傳杜林本而鄭亦注此本或疑杜林漆書得自西州似不出于安國然書贊稱安國爲先師其淵源于安國明矣孔穎達禮記緇衣疏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尚書疏與禮記疏同出穎達禮記疏既知鄭注即壁中書矣書疏又强指爲張霸何哉（堯典僞孔敘疏云馬鄭王本皆無舜典因當時無伏生之徒漏之是馬鄭王本即伏生本亦即孔壁本穎達口中又不覺無心逗露出來）祇因鄭未注增多篇且已亾失而晚晉僞本甚完好其作疏不得不用僞孔則自不得不黜鄭矣究之鄭本即孔本人多知之而僞古文乃假托于孔則

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逸是不見古文也

〔辨曰〕真書五十八篇爲四十五卷其言四十六者連序耳而此以五十八爲四十六是卷數之謬也增多篇數本二十四而此乃二十五是篇數之謬也其辨已見前矣增多之篇亡于永嘉秦火不能焚者遭亂而反失之是天之喪斯文也鄭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而增多篇不注但遂其篇目而于書序注中間引其文即穎達此段疏中所載者是也增多之篇所以亡者其故有三焉在兩漢則重爲歐陽夏侯等俗學之所壓伏保殘守缺以不誦絕之繼以劉歆賈逵等極意表彰而終于不立學官其故一也在漢末則鄭氏天下所取信亦未及爲注坐令亡佚與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不

注遂無傳焉者正同其故二也在魏晉南北朝則僞書突出江左崇尚于前焯炫尊信于後而鄭氏孤學愈微其故三也至穎達作疏之時勢固斷不能廢五十八篇之僞孔氏而用三十四篇之鄭氏矣然鄭學猶未絕也至宋則絕矣假令穎達作疏于彼增多篇目竟置不論于董生千餘年後又何從而攷之猶幸此篇目卽從穎達口中吐露耳其一舉而歸之張霸實辭之遁而窮者乃宋元明諸儒搯擊僞孔氏者甚多皆非無識而獨于此一節大關目竟爲穎達妄談所欺所以辨其僞者不過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皆不能得眞古文之要領者也夫鄭所述二十四篇卽劉歆班固賈逵馬融之所謂十六篇此正安國所得壁內眞古文自東晉之二十五篇行而乃以二十四篇歸之張霸是信其所可疑而疑其所可信豈知劉歆在成哀間領校秘書班固在顯宗時典其職于十六篇皆親見其文而載之鄭析九共爲九故二十四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且以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書而爲眞古文可決也鄭二十四篇爲眞則東晉二十五篇爲僞亦可决也穎達之言本極易辨而宋元明諸儒皆不之察何哉閻若璩曰鄭所

說爲疑辭曰何意鄭注亾逸並與孔異而終歸于鄭只傳三十三篇（鄭二十九僞孔爲三十三）未傳增多之篇益以增多者旣亾無可質驗故逞其詆誣而不知鄭實見增多篇者也

〔又辨曰鄭爲古文夏侯等爲今文故有宅嵎鐵諸異今本號稱古文乃宅嵎夷等翻同于夏侯已爲謬矣（內惟說異鄭翻爲野然音義亦不相遠）旣同于夏侯則蔡邕石經正爲今文亦當同之乃洪适隸釋所載石經殘字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二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五十五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石經之從今文者不同又有如此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不然則何以石經論語殘碑載洪氏隸釋中者九百七十三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異視尚書迥別彼作僞者之狡猾閃爍又何其一無足據耶

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字仲眞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辨曰今晉書皇甫謐傳但云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博綜典籍以著述爲務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古人之道也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謐著帝王世紀年歷並不言得古文書又鄭沖列傳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又言其與何晏等共成論語集解上之亦不言傳古文尚書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又言梅賾于前晉奏上前字恐誤何也舜典疏明言東晉之初梅賾獻書何自相矛盾況前晉秘書見存僞書寧得施行邪

且今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即在斯時穎達之誤不待言但僞書非王肅作即皇甫謐作大約不外二人手彼見秘府所存衰微遂別撰一書故郭璞註爾雅成未審爲晉之何年而註引元康八年永嘉四年事未嘗一及元帝年號知成于未渡江以前時僞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註引太甲中篇曰徯我后尚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是璞已爲所欺但上獻立學則在東晉耳璞注山海經西山經鳥鼠同穴亦引孔傳共爲雌雄云云璞死王敦之難實當晉明帝時

時已亾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辨曰說見舜典

然孔注之後歷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辨曰此段尤爲遁辭直不足辨

辨陸德明釋文

書者孔子刪錄凡百篇爲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漢興伏生口誦二十九篇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歐陽氏世傳業爲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號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爲小夏侯氏學

辨曰以上一段述伏生今文尚書傳授原流

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太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太誓同馬鄭王諸儒皆疑之

辨曰以上一段述太誓所由得非也伏書二十九內本有太誓不至宣帝始得且孔疏云伏書二十九而序在外是伏書因加序或可稱三十耳非以合太誓稱三十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辨曰以上一段論張霸僞書惑棣曰劉向作別錄子歆作七略班固本之爲

藝文志所載即鄭元所述之眞古文而穎達以爲張霸書今觀釋文則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者乎

古文尚書者晉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藝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尚書傳値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以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乘欽（一作桑欽）

辨曰以上一段述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授原流而直以東晉晚出者當之凡篇數卷數篇目之與鄭本及藝文志不合者皆淵然同辭一槩不復指辨若使穎達作疏亦如德明之言則予輩在今日幾無由致疑矣甚矣德明之惜且妄也

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案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辨曰以上一段論杜林本與馬鄭實非其增多之篇而並傳之但作注則專就三十四篇耳德明因此遂謂馬鄭傳伏生今文非古文而直以梅賾本為古文德明之無識如此王肅注全本德明時尚在彼實親見之故云解大與古文相類卽今日予輩從羣書采得之王注亦皆與僞孔傳相表裏然則不知是王肅僞造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為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其迹耶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僞孔傳又于世紀自引之以實其言耶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孔傳舜典止說帝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為堯典故取為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辨曰以上一段論東晉古文及舜典觀此似不信舜典一篇孔傳及篇首二

十八字然釋文于舜典經文雖依王肅本而傳仍用孔傳何也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辨曰眞古文亡于永嘉始見德明此條而隋經籍志述之尤詳謂歐陽大小夏侯並亡于此時（亦見洪氏隸釋十四卷）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猶遭蕩滅況古文未得立者邪秦火不能盡焚而兵亂反從而亡之蓋古文出景帝時其出稍後已有伏生之書在前爲其所壓不得立學劉歆移書欲立爲諸儒所排厥後得志古文得以暫立無如歆雖識古而仕于新莽爲世大詬古文不幸所遇非其人旋立旋廢東漢古學頗盛而終不得立學康成又但注二十九篇而不注增多之篇此所以易亡也（朱子云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緣只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古文尚書無注正與此同）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晉秘書監荀勖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隋唐時尚存故隋經籍志云晉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

郎李充以勗舊傳校之才十之一耳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是也北史儒林傳亦云永嘉之後守內分崩禮樂文章埽地將盡古文尚書非亾于永嘉而何哉

又辨曰德明之意總以馬鄭但注三十四篇爲未見增多之篇而東晉晚出者卽眞古文此其情實甚惟舜典一篇頗有疑焉故不錄二十八字而經文亦皆用王肅本不用方興本差似有識但傳文仍用方興本則亦終于無識而已惟古文亾于永嘉一言甚佳以其生隋唐間猶習聞古書盛衰原委予輩得據以考眞古文亾滅之由惟此一言爲可取餘皆非也

史記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亾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益尚書滋多于是矣

〔辨曰〕詳玩此段敘伏生今文末帶說孔安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最為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內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似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遷及之為贅甚失却史遷之意益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而通之其為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既明而得祿之驗乎其所受者乃今文也近代有漢儒授經圖于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兒寬非也若偽孔則非古文亦非今文也

漢書藝文志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辨曰伏書二十九卷增多十六卷共四十五卷加序爲四十六卷二十九卷者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三十四篇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同卷實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云五十七篇而顏師古又引鄭敘贊以明之云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所亾之篇則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是也（班作漢書在顯宗時時武成已亾故祇云五十七篇鄭見存之實但云四十六卷其中虛一卷則元有五十八篇已）見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者除序言之譚在建武前（年于世祖時卒七十餘）武成尚存故曰五十八其一一印合如此師古雖知引敘贊其于眞僞實茫然莫辨故夾入僞孔序直以梅氏之卷數篇數爲孔壁之卷數篇數豈知其似合而實不合哉今依元第次之堯典卷一（梅本分出舜典）舜典卷二（別有舜典）汩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皐陶謨卷六（梅本分出益稷）棄稷卷七（別有棄稷）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允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湯誥卷十三咸有一德卷十四（梅本次太甲）典寶卷十五（梅本次湯誓）伊訓卷十六（梅本次湯誥）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肜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太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武成卷二十五（建武之際亾班氏作志已亾而）

虛其卷數仍劉氏別錄之舊不敢擅改洪範卷二十六旅獒卷二十七金縢卷二十八大誥卷二十九康誥卷三十酒誥卷三十一梓材卷三十二召誥卷三十三洛誥卷三十四多士卷三十五無逸卷三十六君奭卷三十七多方卷三十八立政卷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冏命律歷志載畢命文即劉歆載之三統歷者穎達作冏命同當為畢字之訛也卷四十一費誓卷四十二梅本次蔡仲之命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之序合為一篇卷四十六閻氏若璩所失不知益稷當為棄稷誤一咸有一德等篇仍依梅本之文誤二武成不入卷數誤三顧命康王之誥異卷誤四不知冏命當為畢命五誤

又辨曰古文經下繼以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也又繼以傳四十一篇則伏生所作大傳系經下尊伏生也諸儒章句別為一列抑之不使與經傳並也然但有伏生傳及歐陽夏侯章句而並無所謂安國之傳則安國不作傳明矣伏孔雖有古今文之別而異流同源彼此印合孔書不過增多十六卷耳其二十九卷固無異也但伏書卷二十九篇亦二十九而孔書卷雖二十九篇則分為三十四矣謂盤庚出二太誓出二康王之誥出一也夫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知經亦三十一卷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則知經亦二十九卷

二家不同如此乃班固于二十九卷下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然後繼以歐陽經三十一卷竊謂歐陽本在夏侯之前而此乃以夏侯居前且夏侯經大字而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已稍異師傳故也觀穎達疏攷畢夏侯與鄭本相提較論而不言歐陽亦可見以意揣之歐陽分出二篇必太誓矣何則馬班皆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而穎達疏言二十九篇序在外則知歐陽夏侯均有太誓疏又云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馬鄭王本則然又釋文引馬云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康王之誥既非歐陽所分盤庚亦必非歐陽所分可知而歐陽分出之二篇非太誓而何伏書未出太誓三篇久已傳在民間故歐陽從而分之至馬鄭本即杜林本亦即孔壁本于歐陽所分外又分盤庚二及康王之誥一故爲三十四篇篇雖三十四而卷仍二十九也閻氏所云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不數武成誠其二卷而以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卷門是之不知武成亦必逸固必虛其一卷門逐其替夫不嘛併其卷數並顧命康王之誥篇雖分卷必不分苦分爲二冊仮同于梅氏要序要卷之姿談矣馬鄭必不如此此閻氏之誤也愚謂以歐陽三十一卷係分盤庚及康王之誥爲之無論康王之誥歐陽不分愚謂與釋文所引馬注相違況伏書本有太誓歐陽何得從而去之乎此又惠氏之誤也尚書卷篇之數千載紛紛直至閻惠乃加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予論始定今依伏生元第次之堯典卷一達慎徽以下皋陶謨卷二達帝曰來禹以下禹貢卷三甘誓卷四湯誓卷五盤庚卷六三篇合爲一高宗肜日卷七西伯戡黎卷八微子卷九太誓卷十

三篇合為一 牧誓卷十一洪範卷十二金縢卷十三大誥卷十四康誥卷十五酒誥卷十六梓材卷十七召誥卷十八洛誥卷十九多士卷二十毋逸卷二十一君奭卷二十二多方卷二十三立政卷二十四顧命卷二十五連王若曰以下 費誓卷二十六呂刑卷二十七文侯之命卷二十八秦誓卷二十九

書之起遠矣孔子纂焉凡百篇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辨曰〕閻若璩曰此以壞宅為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攷魯恭王薨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尚不得云末況壞宅在共王初即景帝初安得武帝末邪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

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辨曰〕胡渭曰此一段中四語殊爲難解嘗精思之均是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有多少不同何也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爲一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劉向據中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然其間有脫字脫簡之別脫字者傳寫之遺漏下文所謂脫字數十者是也脫簡者編次之失亾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是也必言率簡若干字者脫亦若干字蓋以字數之相應證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則伏生所藏與孔壁所出每篇每簡字數輒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當以簡計不必以字計矣惟簡之字數有多少則篇之簡數有贏縮古文今文參錯不齊故復言此以明之或問二篇脫簡始于何時予曰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則彼時當即有脫簡非必博士官溺職之所致也又竊意古人受經于師經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簡簡有若干字終身守之不敢違及轉寫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畧有所增損蓋抑其

字數則簡數必溢增其字數則簡數必虧非所以敬師傳貴賭記也即此二篇推之其餘篇可知而他經亦可知矣又嘗讀春秋左傳序疏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于簡可以並容數行此尤可以證率簡若干字之說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簡只一行故下文方以兩句為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音韻豈待言蓋簡制狹長僅容一行故向但云率簡若干字而義已明不必以行計也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五字召誥脫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尚書疏引鄭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顧彪之說非也余徧考之策之制策長短各有所施簡則以二尺四寸為定故范甯穀梁傳序云顧制寫以二尺四寸簡以寫堯典一篇策簡皆天子所序以前所致定古尺度其間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律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為周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王伯厚謂律蓋書以二尺四寸簡杜周朱博傳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寫以二尺四寸簡律可知也然則二尺四寸為簡定制明矣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以傳文考之亦殊未然又二十五字齊南史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弒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宜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係十二字簡所能容何用聯簡之策又杜元凱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舉齊崔杼弒君何等大事亦第書簡牘簡牘處常言僚友同耳乃又皆策反覆皆不合疑可互相益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至簡中容字多少鄭注論語係三十字服虔左傳注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參以三家經文酒誥二十五字召誥二十二字亦各不同要多不過三十字少則八字而已梅賾所

獻非劉向所校

劉歆傳

歆字子駿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卒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孔子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及暴秦燔書道術遂滅漢興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詩禮春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也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隨聲是非抑此三學

以尚書爲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閔文學錯亂下明詔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深閉固距猶以不誦絕之非所望士君子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豈可偏絕哉

〔辨曰〕抑此三學三學謂逸禮逸書左傳歆所欲立眞古文也梅賾所獻僞古文也

儒林傳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治之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

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辨曰〕辨說已見前

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辨曰〕逸書所載如湯誥太誓皆古文說

〔又辨曰〕此傳先述逸書後敘百兩著逸書之非百兩也穎達以逸十六篇爲張霸書其謬顯然閻氏若璩曰儒林傳云逸書十餘篇藝文志楚元王傳劉歆傳皆云十六篇是古文篇數之見于西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篇數之見于東漢者又如此也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合之則爲十九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又古文尚書實多十六篇惟論衡頗異其正說篇云孝景

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古文尚書于屋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至孝成帝時校理秘書正劉向歆父子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眼見尚書百篇而乃云闕者乎劉云十六篇逸班云得多十六篇確然可據乎非充或得于傳聞與劉見固難盡據也且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此何據也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辨曰平帝立古文劉歆力也其如旋廢何眞者廢僞者行

後漢書杜林傳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學多聞光武徵拜侍御史東海衛宏長于古學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辨曰唐張懷瓘書品載林事與此畧同惟伯山作北山末又云靈帝時劉陶删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為正劉陶事亦見後漢書據此知陶亦本之于林者也林嘗客隴西隗囂所故云西州漆書即科斗古無紙

筆以漆書竹簡故頭麤尾細狀腹團團似水蟲之科斗東晳傳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所得漆書皆科斗字是也尚書惟安國壁中本用科斗則林之所得卽壁中本明矣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濟南徐巡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皆與林傳略同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賈逵傳

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秘書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于世

辨曰逵之書本于塗惲自惲溯而上之以至安國一脉相承歷歷可指也逵之書卽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又言逵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林之書卽安國之書又明矣壁中真本傳授統系明確如此孔穎達因其與東晉僞出者不同乃悉舉而歸之張霸何物張霸徒以供袒護僞書之用也大可笑矣

又辨曰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此段正與逵傳相發章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創此事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據東觀曰上脫古文二字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東漢古文之學其盛如此皆賈逵表彰之力但經學總以立學爲主古文在東漢雖盛究未立學荀悅漢紀論中興後鄭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學官以未立學故即鄭亦未能增多之篇延至永嘉遂以斷滅然范史一則曰古文遂行再則曰古文遂顯其端緒固較然明著矣孔穎達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舉諸儒所述概以張霸譌之欲爲僞本地耳豈其然與

鄭元傳

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遂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元注尚書尚書大傳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

辨曰此傳敘古文尚書事未詳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馬融傳

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融博洽爲通

儒北海鄭元其徒也融注尚書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辨曰融所注杜林本卽賈逵本其爲壁中書無疑而此傳亦未詳融典校秘書秘府所藏古文實親見之要與梅賾僞本無涉

儒林傳

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古文尚書學未得立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辨曰庸生之名見于此傳此傳中述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揚倫其他傳中又有孫期劉祐張楷孔喬周磐朱氏彝尊謂此諸人與杜林皆漆書不本于安國不知漆書卽科斗科斗卽壁書（以漆書竹簡漆稍黯不能行故頭粗尾細以科斗）東漢古文之學頗盛其時張霸已黜梅賾未來安有別本又此傳中述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蓋孔氏子孫以一本獻之中秘卽以一本藏之其家也（東漢肅宗幸魯遇孔氏其所傳不獻其書則以天漢之後已經進御中秘故僖不必復陳耳）大抵安國古文其傳有四一傳都尉朝遞傳至杜賈馬鄭一傳司馬遷載史記一傳之其家卽孔僖一

云云皆異流而同源惟兒寬傳今文若僞孔則一無所承者

許愼說文自序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其偁書孔氏皆古文也

愼子沖上書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

辨曰賈逵傳古文尚書乃孔氏壁中眞本愼從逵受載于說文凡與說文不合者皆晉人所改

三國志王朗傳

朗東海人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解列于學官甘露元年薨

辨曰王注之存于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及僞孔合僞孔之出于肅乃情事之所有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　馬融注尚書十一卷　鄭元注尚書九卷　王肅注尚書十一卷

辨曰隋已有今字尚書不知與唐人改定者如何僞孔本四十六卷而此爲十三爲十四馬鄭王注三十四篇當爲二十九卷加序亦當三十卷而此爲十一爲九蓋已爲後人併合疑劉焯劉炫所爲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惟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爲小夏侯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太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

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辨曰隋時僞本已流河朔隋晉唐人所修其時僞本立學已久竟以孔所得爲二十五篇敘述得書本末全依僞孔序以爲說而反以鄭注爲今文其顛倒若此至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爲僞矣近某氏據此遂謂梅所獻者特傳耳其經文則即兩漢秘府所有也夫鄭所述逸書篇目彰彰甚明二十四篇非二十五篇亦斷不可合某氏生平專以詆訶朱子標新領異彼見

朱子斥晚出書爲僞故強造此辨以入朱子之罪然據隋書以駁馬班偏信唐人而不信兩漢大儒傳授明確之書可乎

舊唐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又十卷馬融注又九卷鄭元注又十卷王肅注

新唐書藝文志

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馬融傳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

辨曰新舊唐書志所載孔傳即今本也其所載馬鄭王注古文即堯典疏所云馬鄭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同者是也蓋增多之篇其亾久矣但舊志以馬鄭王注幷系孔傳下似馬鄭王所注之古文即僞孔古文者此特史家無識耳若新志則又以王肅居馬融前且不加古文字似二家即孔本而鄭注別加古文字此宋人所修紛紛更易殊不可據矣要之據此二志知唐時馬鄭王本固在也至宋史藝文志始無之大約亾于唐宋之間

又辨曰壁中書本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始易以隸書然猶古隸竝存僞孔本當亦然僞孔序云隸古定孔穎達所云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

是也唐元宗不喜古文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從開元文字不合者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幷僞孔書亦因之一變

虞書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傳曰)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

(辨曰)堯舜禹湯皆謚與文武同放勳重華文命履皆名與昌發同已見後案堯典序五帝本紀云帝堯者放勛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放勛上亦當有名曰二字疑脫裴駰注引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雖逸周書謚法解無之而堯舜爲謚見白虎通謚篇馬融注堯典以舜爲謚注湯誓序以禹湯亦謚則駰說皆有本矣離騷就重華而敶詞九章涉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重華不可遌兮王逸云重華舜名也至大戴禮帝繫篇所述放勳重華文命皆爲名尤甚明著僞書云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則以爲史臣題目之詞不爲名皆非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釋文曰舜典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下王注無施也

傳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元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曰濬深哲智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老子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則元者微妙之名故云元謂幽潛也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辨曰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

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與古文典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厤數孟子祗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並亾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即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爲亾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旣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亾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亾二篇必不可合爲一耳乃又有姚方興者僞撰舜典孔傳一篇幷于篇首僞增十二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劉知幾史通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人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決方興所獻來主旣黜其謬舉朝咸以爲非廢已久矣安一劉炫擅取列之專輒之罪已無可道乃濬哲十六字幷非方興所有即炫所造耳開皇中購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當時以爲劉炫僞作此十六字及濬深哲知等訓非炫造而何此則又方興之所不及料也然歐陽詢藝文類聚帝王部于堯采曰若稽古至於變時雍于舜止采愼徽云云于二十八字亦不信用陸德明釋文載其首十二字

而辨之至十六字則并不載于大字中僅于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其愼徽以下傳雖用方興本而經文則仍用王肅本音之惟穎達作疏始于二十八字及愼徽以下之經與傳一槩遵方興及劉炫所造而用之遂爲典據直傳至今穎達謂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明知其不可信如此而用之者蓋奉勅作疏既用孔傳僞本而方興及劉炫所造之舜典既自稱孔傳遂不暇辨其眞僞且貪其與堯典起一段相配齊整可觀川朱子始疑今本爲僞千古卓識而近日毛奇齡立意排詆朱子既以梅賾本爲眞孔傳并以二十八字爲眞妄據釋文謂出于王肅本不知釋文聊出之爲何于王注無施也爲句聊出之者不知何自而來聊復出之而已于王注無施者二十八字于王注無所施用也若果出于王本則釋文于二十八字之傳何無一言及之耶予既取愼徽以下合于堯典并存二十八字而辨之如此或疑

德明于舜典用王肅注不知愼徽以下小字中引王注者多而孔傳則大字爲其悉依方興僞孔傳顯然惟于二十八字能分析辨駁深嚴精達耳

又辨曰說文卷四下元部云幽遠也爾雅釋親仍孫之子爲元孫郭璞云言親屬微昧也微昧即幽遠意但經與元字皆赤黑色無作幽潛解者惟老子

卷上能爲章第十云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又卷下淳德章第六十五云常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莊子卷五天地篇云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元德乃道家語淮南子卷一原道訓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淮南亦道家故云爾說文詁訓從道家也作僞者乃援入舜典恐唐虞未必有此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傳曰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傳曰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釋文曰告故毒反）

傳曰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辨曰孟子舜舍己從人莊子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傳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所覆大運所及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辨曰呂氏春秋卷十三諭大覽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晉人撥入尚書又增乃聖二字于乃神上旣令四乃文法整齊又圖運神文叶韻層疊不知乃聖二字不可增也洪邁容齋三筆論自孔子贊易孟子論著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詩書周禮左傳皆然詳後案洪範堯舜去孔孟幾千年語言文字多不同益義理經推衍則益明而足以補前聖所未及今以晚周之語移之唐虞之上其謬顯然左傳注其神聖以聖配神言之實始于此此亦晚周之語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辨曰鄭季友云影古文作景葛洪字苑始加彡此天寶三載衞包改古文所易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景古影字誘漢末人時已有加彡者非始葛洪尚書惟影響影字加彡見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第十七顏氏所見本已如此非衞包所改但魏晉間人僞作古文尚書采子虞夏之書而用漢末俗字斯爲謬耳

傳曰廸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辨曰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此乃以

爲禹之言非是又影響曹二字見荀子富國篇云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楊倞注云響讀爲嚮又云其下應之如影嚮又臣道篇云形下如影齊給如嚮又淮南子主術訓云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又劉向奏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辨曰朱子語錄云儆古文作做開元改今文朱子不知何據

傳曰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于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恒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一意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 疏曰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辨曰戰國策卷十九趙武靈王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後漢書崔駰傳引書云矜矜業業無殆無荒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傳曰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休美董督也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

辨曰政在養民本文六秊左傳郤文公曰命在養民又文七秊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詞止此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郤缺釋書之言非經文也僞作古文尙書者乃取其文盡入禹口中可乎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左傳注之始明而作周禮者不明言也足徵彼時其樂現存人所共曉則但言九歌而已但鄭司農不依郤缺次第乃倒其文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則注家之體宜然而大禹謨乃與之同何耶

又辨曰離騷經云啓九辯與九歌注云啓禹子也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注云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啓竊用之伏生大傳虞夏傳云維十有三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康成注四章皆歌禹之功而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啓樂非禹樂甚明晩出古文乃以爲禹告舜之詞則虞已有此歌大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歎美之言是汝之功

辨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文十八年史克曰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緫朕師辨曰耄字不合六書說詳微子

名例

傳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于位稱總我衆欲使攝

辨曰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者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堯與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自謂巧合但舜生三十年徵庸二十年年五十攝位八年堯崩年五十八居喪三年年六十一即眞三十九年而崩年百歲是之謂在位五十載鄭康成說與史記合的然可信者也此云三十三載者舜典孔傳與鄭不同改二十爲三十讀作舜生三十徵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謂舜生三十歲始見召用歷試三年攝位二十八年此之謂三十在位在位者在臣位未即眞也自此而居喪二年六十三而即眞凡即眞五十年則崩時年一百十二歲大禹謨與舜典傳同是僞書必相祖述亦以舜爲即眞五十年又見孟子有薦禹十七年之文遂造爲即眞三十三年讓禹之事若如史記及鄭說即眞只有三十九年而參之以孟子十七年之文則讓禹必不在即眞之三十三年矣朱子中庸注舜年百有十歲蔡傳于此節云舜生是年九十三矣皆承孔傳之誤而忘却中有居喪二年遂自造舜年數既非一百歲又非一百十二歲則誤而又誤者也近某氏自負考據于孔傳駁辨最嚴乃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仍襲用孔傳之妄而不知

有史記鄭元之說何也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此亦僞書不可信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釋文曰降江巷反。辨曰顧東吳云降唐韻去聲絳古巷切古音洪古人讀下之降與降服之降並讀爲平聲自漢以上之文無讀爲去聲者左傳襄二十七年鄭子展賦草蟲而趙文子以爲在上不忘降詩爾雅降皆讀音戶江反而孫炎云降下也孟子爲洚水從水降聲是洚之降卽降下之降也

傳曰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洽于民民歸服之茲此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

辨曰作僞書者見孟子言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禹皋陶則見而知之遂以禹爲必當專讓皋陶者而後人因此并謂此時稷契已卒故禹讓不及其空妄如此閻若璩駁云考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衰當如外傳作夏之興爲是孔疏卽從衰字曲爲說實無取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則稷固逮禹之世卽降而史記亦云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可見夏與稷契尚在僞書脫漏多

矣

又辨曰閻若璩云臯陶邁種德德乃降二句據孔傳云云陸德明音云云若果如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音訌可知矣然左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註臯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訌不當音絳又可知矣且必音訌方與上文郕降于齊師經文郕降于齊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年夏爲然也宣十二年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于烝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已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者亦不

獨見于莊八年夏而已也僖十九年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年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既令之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矣閻氏此說甚確但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服之降皆讀若洪顧說最精釋文讀去聲者原屬誤音而閻氏乃以音釋音訌辨之此特據今人之音以爲言其實古音釋亦讀洪與訌同音閻氏亦非不知古音者此正可爲知者道耳

又辨曰襄二十一年左傳季武子納邾之叛臣庶其以公姑姊妻之又厚賜之于是魯多盗武子欲詰盗臧武仲譏其賞外盗何以止吾盗其下又云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爲之是以加刑焉而莫敢不懲若上所爲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玩此則夏

書之言與大學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同意故武仲引以爲証詞義甚明與臯陶何與而疏巧爲之說云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殊不知襄二十三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孔子曰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可矣（家語正論解與哀六年同）夫子兩引夏書並與臧武仲說合安得爲斷章僞書僞傳及疏皆非也（此節之文引者皆云夏書後漢文苑劉梁傳引念茲在茲亦云夏書漢人以虞夏同科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傳曰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弼輔期當也嘆其能以刑輔教當于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刑期于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辨曰韓詩外傳聽獄執中者臯陶也故曰民協于中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傳曰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過誤雖大

必宥故犯雖小必刑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德所以民不犯上

辨曰王充論衡荅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襄二十六年左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漢宣帝時守廷尉吏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亦引此二句見漢書五十一卷溫舒傳及說苑卷五貴德篇又荀子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辨曰梅鷟云荀子大略篇舜曰惟予從欲而治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曰水性流下故曰降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冲不自盈大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疏曰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不矜伐不失其功能也鄭元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

辨曰孟子書曰洚水警予（趙岐注尚書逸篇之辭）洚水者洪水也古降讀爲洪此訓下水古音失傳久矣（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倞注鴻洪水也書曰降水警予）襄五年左傳君子謂楚共王于是失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注逸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荀子君子篇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又辨曰疏引鄭注乃鄭論語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一傳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辨曰允執其中見論語堯曰篇云云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扵不言見大禹謨今益以三言爲十六字程子朱子出闡發精蘊其義益尊然此篇實出晚晉非眞古文蓋魏晉閒人采取古經成之其疑之者始吳澂郝敬輩竟爲刪去至元王充耘明梅鷟并加以駁難謂堯舜本無此語則又過矣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乃檃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但斷斷非大禹謨元文且亦未見其必爲尚書語耳合荀子前後篇讀之凡引古文今文尚書共十六見皆稱書曰或冠以篇名惟引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作傳曰傳疑書字之訛然孟子于傳有之傳亦書也獨此作道經則知此古道經纂堯舜語非出尚書楊倞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元和閒人晚晉書已盛行故强作斡旋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

傳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于一也

辨曰荀子正名篇曰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君子愼之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墨子尚同中篇曰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其四海困窮二句則與上允執其中相連本是舜命禹之言見論語堯曰篇但不知果在尚書何篇恐當在舜典中蓋堯典有禪舜語舜典亦宜有禪禹語至晉人乃採入大禹謨耳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辨曰閻若璩曰陸德明所見本作惟克蔽志孔穎達作疏本作先

傳曰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

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習因也言已謀之于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再辭曰固毋禁其辭

辨曰哀十七年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杜預曰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哀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預曰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釋文曰正音政徐音征）

傳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疏曰神宗猶彼文祖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勾芒蟜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等也

辨曰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紀年乃晉人造故多與偽書合不可信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傳曰軍旅曰誓肆故也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歷山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志誠感頑父諴和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干楯羽翳也舞者所執修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京師二千五百里疏曰軍旅曰誓曲禮文隱八年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有盟左傳平王與鄭交

質二伯之前有質穀衆僞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書傳言舜耕于歷山鄭元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歷山時爲父母所疾也

辨曰禹奉舜命征三苗作誓又偃兵修政舞干羽三苗自服古書所載甚多就予所見在戰國策卷二十二魏策一篇又卷二十三魏策二篇墨子卷四兼愛下篇又卷五非攻下篇韓非子卷十九五蠹篇荀子卷十議兵篇又卷十八成相篇賈子新書卷四匈奴篇淮南子卷十繆稱訓又卷十一齊俗訓又卷十三氾論訓桓寬鹽鐵論卷九論功篇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古文苑卷十五揚雄博士箴此事散見羣書晉人掇入大禹謨以已意潤色之徃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詞祇載見瞽瞍三句則是孟子引書趙岐注云尚書逸篇

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爲之戒以作歌[釋文曰]遐又作徦葉又作仔爲或作㹦羿五計反徐胡細反

[傳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晷其德則衆民皆二心洛之表水之南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于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御侍也[疏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故曰有窮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要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名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于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立仲康也五子啓之五子太康之弟

[辨曰]眞古文逸篇本有五子之歌遭亂亡失此篇王肅輩僞撰故外謬甚多即以此節考之序曰太康失邦不言失邦爲何事騷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啓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

將銘荒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是太康失邦以逞樂不以久敗其謬一也襄四年晉魏絳對晉侯和戎之事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此乃截半句法蓋魏絳將諷晉侯好田因論和戎乘便欲引羿好田亡國事以爲戒晉侯怪其方論和戎忽及后羿其言不次故不待其辭之畢遽問曰后羿何如于是魏絳不便復引原文但敘述其事以對云昔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寒浞虞羿于田羿將歸自田殺而烹之其下又引虞箴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麀牡是則魏絳之言始終欲引羿好田亡國以爲戒有窮后羿原文之下其辭雖不可知以理推之必是言羿好田之事必不但有因民弗忍云云而已乃僞撰者欲實太康罪狀而未之考一時無措于有窮后羿何下竟無羿事反取羿之田移之太康之身其謬二也太康有窮后羿在五子之歌爲夏書與夏訓小別安知非各見者不知僞撰者正據夏訓爲夏書也篇中一則曰皇祖有訓再則曰訓有之其以夏訓爲夏書明甚杜預注左傳亦云夏訓夏書再攷墨子所謂武觀武五通武觀即五觀五觀即五子以其封于觀故稱五觀水經注九卷淇水又屈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逸周書

卷六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武觀也彭壽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衞縣紀年晉人僞撰不可盡信而此條則與逸周書合當是也漢志東郡有畔觀縣蓋以觀畔故名魏世家惠王三年齊敗我觀徐廣亦曰觀今衞縣蓋五子封觀作亂被伐來歸其後又導太康以淫樂故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昭元年傳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駁韋說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應麟爲晚晉僞古文所惑信其所可疑故反疑其所可信而不知韋說確不可易也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則已在下愚之列矣五子之歌必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而豈五子所作之歌乎其謬三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辨曰下予圖馬爲韻此以四聲通爲一韻古音也下讀若戶馬讀若姥也唐宋以下韻全別矣古音也此人在魏晉間猶知古音但用韻太覺稀減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并無韻則非矣

傳曰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懼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疏曰𣌭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皆多言駕四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四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言之

辨曰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昭注民可以恩意近不可高上上陵也上讀上聲今乃改爲下不知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者也又云獸惡其網民惡其上下文云郤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其有七怨則此句必當作上不當作下僞作者不過圖叶韻耳淮南子泰族訓國主之有民也

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

又辨曰晉語知襄子戲韓康子知伯國諫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說苑卷五貴德篇引此事作智果諫智襄子知果殆即知伯國也左傳成十六年晉郤至獻捷于周驟稱其伐單子曰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五子譏太康之言而專與春秋內外傳中譏晉臣之言相複亦必無之事

又辨曰淮南子說林訓君子居民上若腐索御奔馬說苑卷七政理篇亦云子貢問治民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亦見家語卷二致思篇晉人采取其語以入此篇但改奔馬爲六馬則大謬矣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其文而辨之云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公羊氏說同許慎從之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康成駁異義從之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今夏書言六馬其僞顯然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應劭注云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後人轉逸周書以證五子之歌六馬爲是但可信此作僞者所爲不思以古無六馬之制此論自不可易作僞者乃于逸周書云金鐵家以大轡馭六驥之上則數十里

衍于修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李斯列傳云二世曰人生居世閒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云六元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六馬之制不但秦漢有之且起于晚周逸周書未必盡出初史臣所記或有後人附益者要有六馬之文但斷不可據之夏初耳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傳曰作爲也迷亂曰荒

辨曰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傳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疏曰世本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攷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天子王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辨曰哀六年左傳孔子論楚昭王不祭河神事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家語正論解與左傳畧同但改其行爲厥道僞作古文者既从家語改厥道而又删帥彼天常一句又改乃

滅而亡爲乃底滅亡左傳杜注云謂夏桀也彼疏云此在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愚按賈服諸大儒竝以爲夏桀豈不足據古文尚書僞本雖出皇甫謐實大半取之王肅故以爲太康符于肅注家語亦肅私定故同之不知此章之體句句用韻若作厥道則句獨無韻已屬非是至文十八季史克曰傚很明德以亂天常則天常乃古語删此一句便覺無力尤妄也又太康見拒尚未滅亡故復改之以爲其勢將至滅亡欲以此遷就其說皆非也

又辨曰此疏引韋昭說以陶唐爲兩地猶湯之殷商韋說是也漢書臣瓚注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許愼說文云陶再成丘也在濟陰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夏書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葢先封唐後居陶也此疏駁韋說而以陶唐爲一地非也堯封唐卽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卽杜預釋例所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者後爲天子都平陽卽今平陽府見鄭康成詩唐譜又居陶卒于陶陶虛者稱其始未稱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

緡蹟宗絕祀〔辨曰有音以與祀爲韻古音也〕

〔傳曰〕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亾〔疏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辨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悉遂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費氏顧氏等云通金鐵于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亦石類故漢書五行志石爲怪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辨曰〕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韋昭注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此解與傳疏迥別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愼亦用韋解惟李善引賈

逵國語註關通也此說似是僞孔傳之所本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

傳曰仇怨也鬱陶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疏曰桓二年傳怨耦曰仇故爲怨也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詩云顏之厚矣羞愧見于面如面皮厚然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

辨曰閻若璩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脚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眞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僞爲憂尚易僞爲喜實難故象曰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爲僞傳神僞作古文者一

時不察并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尚可謂之識字乎廣韻云陶喜也爾雅釋詁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又云鬱氣也又悠思也亦不並作憂喜解又孜詞字稍可孜云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覺會心則怦然欣悅但始發俄頃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允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又云陶斯咏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然則鬱陶爲喜非憂可知國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注曰忸怩慙貌此忸怩亦記者敘事之詞不入口氣與孟子一例乃知五子之歌中曰顏厚有忸怩其謬顯然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傳曰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羲和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疏曰羿距太康于河廢之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羿立之矣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于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一代大賊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浞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焉遷之疎矣

辨曰金履祥鄒季友輩謂仲康非羿所立蓋夏都安邑在河北太康爲羿所距遂居河南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崩弟仲康立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于夏未必執夏政柄後羿爲寒浞所弒相又自河南遷河北帝丘宋濮州也後又爲寒浞之子澆所弒夏遂中絶至少康復興其本末如此然則仲康之立亦在河南非羿奉之于安邑故都也後儒誤謂羿奉仲康于安邑遂疑此篇爲羿挾天子之命反疑羲和爲忠于夏者不知仲康繼立于河南羿自僭立于河北儼若敵國允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遠討羿先翦其羽翼耳然則傳疏謂羿立仲康而握其權皆非也

又辨曰鄭注書敘允爲臣名傳以爲國名今此言允侯明允之爲國欲以見鄭之非也竹書紀年與僞古文合不足信也

又辨曰越語宮中之樂無至酒荒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傳曰儆戒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辨曰襄二十一年晉祁奚因叔向被囚語范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注甚明今允征之文以勳爲訓古書每多異文一字牴牾似無可疑而吾則以爲此經必是本作勳非祁奚所改作訓者直是僞撰允征人之意耳蓋祁奚並引詩書縱使以訓爲勳亦必不以書爲詩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苟如今允征則反當以解書矣明係僞撰者因作訓方與罪狀義和文義相合遂併左傳惠訓之訓字竊入之而不自覺其大露破綻也說本梅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傳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疏曰周禮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

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加周之小宰名曰遒人蓋訓遒爲聚聚人令之故以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辨曰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周禮之正歲即夏書之正月二代禮同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釋文曰畔本又作叛俶俶同尺六反

傳曰顛覆言反倒沈謂醉冥失次位也俶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辨曰詩抑篇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鼓

于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闇錯天象將亂之甚干犯也【疏曰】昭七年左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辰一歲十二會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日月不合于舍則是日食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

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于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救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用幣嗇夫必是馳取幣社神尊于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取幣禮天神庶人蓋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

蓋用祭天置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餘月不然此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于周禮也

辨曰閻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尤重者則在巳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竝盛六陰竝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

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非三代同禮之證乎晉人僞造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不用之九月也且巳月之爲正月不特見左氏巳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繁霜曷足爲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爲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秊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允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卽當然者不知此特僞本耳閻氏此辨是但又言仲康在位十三秊始壬戌終甲戌因據授時時憲二歷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秊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秊數本無可攷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與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歷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云云未見必爲仲康竹書紀秊謂仲康在位七秊元秊爲己丑此征羲和之秊之日食在五秊秋九月庚戌朔紀秊亦晉人僞撰之書司馬遷

但作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竝無甲子紀年而此書直追至黃帝元年言之鑿鑿此豈可據唐傅仁均等大衍歷議遂以爲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此則附會紀年皆不足信乃僞書言肇位則是元年又非五年後之造大同歷者因遂附會爲元年日食此紛紛者皆非也若胤所云仲康元年爲壬戌則依皇極經世又與紀年不同尤覺難信所推算皆誤耳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疏引顧氏夏禮異于周者非是況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覲禮嗇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嗇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傳曰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辨曰荀子卷八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卷六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

梅氏載之允征又以為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為三皇時書

皆梅氏作俑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

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傳曰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害玉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

天下甚于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于火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

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

問

辨曰火炎崑岡二句見陳壽三國志又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

玉石同碎又劉琨傳同又後漢書董卓傳論云卓蹈藉彝倫毀裂畿服殘寇

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可見此二句乃魏晉間人常語但以為

夏時之言則大不類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傳曰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辨曰〕閻若璩曰威克厥愛允濟四句襲左傳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鱄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作僞者以吾聞之曰爲書辭旣戴聖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可勝誅乎李衛公問對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爲有識

〔又辨曰〕昭十四年傳晉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傳記所引尚書惟此一條作僞者竟未采入

尚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傳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陳義誥湯可無慙疏曰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云南方國世一見者桀所奔蓋彼國也

辨曰放桀南巢事見國語卷四魯語上篇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論威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又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云桀死于亭山楊倞注云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聘魯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又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傳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天生聰明是治民亂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辨曰惟天生民有欲本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夏昏德本左傳王孫滿對楚子云桀有昏德塗炭二字本孟子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但彼是言其涴汚非患害也說文炭燒木餘也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于爐炭之炭何足以言患害乎傳强以爲火皆非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曰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已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覆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僞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耶且非獨誤會用爽厥

師爾亦謨用式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觀此益見爽明也之非帝用不臧本左傳后帝不臧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傳曰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蕪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辨曰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商貝夫解曰實蕃有徒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傳曰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貨財利言不貪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已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

辨曰魯語曰湯以寬治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𠧧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釋文曰蘇字亦作穌

傳曰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𠧧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辨曰此事孟子三見梁惠王下篇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𠧧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下篇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其下文復引湯始征一段與梁惠王篇同惟天下信之作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后來其蘇作后來其無罰盡心下篇則但有南面而征云云三句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此乃入仲虺之誥其謬一也梁惠王篇兩言書曰故趙岐注云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則湯一征云云與徯我后云云並非一篇之文滕文公篇葛伯仇餉與湯一征乃係一篇之文故其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卽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今乃牽入一篇其謬二也湯一征史臣之詞今順手扯入仲虺口中不便直斥其號改云初征自葛其謬三也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係書詞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云云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三處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以下爲孟子語而去之其謬四也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湯一爲始湯始爲載耳乃疑其出于二篇而其蘇入

仲虺之誥無罰入太甲中篇其謬五也傳曰葛伯遊行云云夫既出古文分明從孟子助耕者繹傳亦一字偽造乃不曰亳衆曰童子而必曰爲民饋葛伯所殺即爲入于湯無涉者正以掩其助之迹也雖曲爲回護終不能掩

又辨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里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是也作偽傳者不言葛所在于書序亦但云葛國伯爵而已偽傳于地理之學疏陋極矣必非爲武帝博士親見圖籍者之筆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傳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

辨曰此節之語三見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據此惟取亂侮亡一句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總明撫弱耆昧也若

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二句隨武子安得特分取亂侮亡句爲仲虺之言乎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皆僅有取亂侮亡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其曰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彼尚書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是也但并隨武子釋書之語所謂兼弱者盡入之仲虺口中且并其釋爲詩之攻昧二字而亦入之則蒐竊之跡殊不可掩耳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傳曰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illegible]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傳曰能自得師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若自多足人莫之益[illegible]之道問則

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鮮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辨曰荀子堯問篇云楚莊王曰其在中蘬（楊倞注即仲虺）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吳子圖國篇呂覽恃君篇劉向新序雜事篇引竝同閔元年傳云齊仲孫湫曰親有禮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語云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傳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衆人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曰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

疏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于下民也天既與善于民君當順之故云順人有常之性則為君之道

〔辨曰〕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釋文曰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

〔傳曰〕荼毒苦也〔疏曰〕釋草荼苦菜故假以言人苦毒螫人蟲蛇虺之類是人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傳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元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元牡是其義也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所言敢用元牡卽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采合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辨曰此節語見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篇作僞者割裂取之又顛倒其文辨詳後

又辨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祭于圜丘五方帝祭于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卽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者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但鄭所傳眞古文湯誥已亾此自是僞作者妄掇湯誓逸文以入湯誥疏分析鄭孔異同亦是但竟以此爲湯誥且以此傳與論語注眞爲同出安國手則非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傳曰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辨曰墨子尚賢中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篇每勦襲墨子所引湯誓逸文入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釋文曰僭子念反黜勑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

傳曰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退伏遠屏僭差賁飾也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天使我輯安汝國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傳曰謙以求衆心 疏曰顧氏云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天地否

辨曰未知得罪于上下亦墨子文辨見後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傳曰戒諸侯與之更始

辨曰周語單襄公論陳侯必亾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韋昭注云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單襄公周臣對周天子責陳侯犯先王之令而引此其爲文武遺訓甚明今乃采入湯誥中且改賞善罰淫作福善禍淫又罰淫與慆淫正相應今欲敷衍復離析其文而間以他語皆非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傳曰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 疏曰鄭元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

辨曰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蔡邕石經論語云萬方有罪在朕躬今論語罪字重出）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祀于上帝鬼神此墨子文正安國所本也安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眞則何以明明克夏歸亳誥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注何晏集解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晚出之孔傳也晏

所采可信則今本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且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然則此飾爲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誥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白虎通卷上三軍篇引予小子履云云亦以爲民祭告天抑安國以爲伐桀而墨子以爲禱旱二說不同呂氏春秋九月紀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翦其髮鄜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此說與墨子略至後漢書陳蕃傳云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則并以湯之言爲禹之言古書同說一事而所傳互異者甚多不足爲怪獨安國一人之口自相矛盾且親作書傳而反指爲墨子之文不言尚書則湯誥之爲僞作斷斷無疑耳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傳曰忱誠也能是誠道乃有終世之美

辨曰作僞者妄采他書撰爲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眞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亾猶畧見于史記殷本紀其辭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

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今僞作者遺却不采因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所載入之反覺不類故遂棄之耳且湯所以告諸侯者皆欲其勤力民事語多典據非可空造與今本絕不同故不得不棄之也然此乃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其爲可信的確無疑其所稱四瀆配四方云云攷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唐人亦以淮爲東瀆祭于唐州江爲南瀆祭于益州河爲西瀆祭于同州濟爲北瀆祭于洛州迄今愈不可易似與此東爲江南爲淮方向少不合者葢因古人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適相反故湯誥以江爲東瀆未必非南以淮爲南瀆未必非東也史記所載湯誥既屬可信則東晉晚出湯誥其僞可知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傳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居位主喪羣后咸在位次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是奠非祠宗廟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天子春秋之世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祗見

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廟爲喪主也

辨曰鄭元所傳眞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于漢書律歷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盖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歷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歷志的確可信僞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妄加刪改孔傳係一手假造又爲踰月即位之說皆非也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歷志說並同眞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既者追遡之詞不可泥而僞書僞傳以爲太甲繼湯其謬一也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年古人臨文却不拘說詳禹貢兗州此元年僞孔改元祀其謬二也商人以丑月爲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年爲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歷家以爲歷元伊尹祀于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歷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言外丙不言仲壬且如此則太甲身有四服皆未詳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春秋繁露卷十五郊祭篇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

禮也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紼而行事白虎通卷上爵篇云王者改元年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且無論太甲繼仲王不繼湯卽如僞孔爲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末非元年初也乃僞作者幷朔字刪去之慮郊祀典禮難于空敘改爲卽位陳訓遂掩却至朔同日之事以祀先王爲奠殯告卽位幷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卽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爲之乎其謬三也誕資有牧方明一句如淳孟康注漢書㨿儀禮覲禮方明以說之彼鄭注賈疏尤備方明以木爲之繪天地四方神明之象伊訓祀天之時蓋用以陳設覲禮則諸侯咸會而盟故設以司盟作僞者祗就祀德陳訓敷衍成文遂刪此語其謬四也竹書紀年云太甲十年大饗太廟初祀方明紀年亦僞書此條尚似有據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傳曰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

辨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

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

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賈誼新書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

攸樂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傳曰〕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哉皆始也

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辨曰〕隱十一年左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于我武王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牧宮桀宮也此僞本乃改爲鳴條殆嫌與商郊牧野相溷故據序改之但岐謂造攻桀造作可攻之罪其說近鑿今既爲始攻解自應從牧宮若序云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則已爲敗桀之終事安得爲始攻乎又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疑卽朕載自亳之異文又曰征是三朡則僞作者竟以其無所附麗而遺之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曰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疏曰愛敬自近始卽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

辨曰禮記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

傳曰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克明理恕克忠竭誠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言湯操心常危懼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

辨曰荀子卷九臣道篇云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事中君之義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此荀子論人臣格君之道而僞

作者乃改以爲先王事又左傳曰君明臣忠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淮南子氾論訓曰君子不責備于一人亢倉子訓道篇曰君子檢身常若有過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釋文曰哲本又作喆）

傳曰布求賢智使師輔于爾嗣王

辨曰墨子曰先王之書此本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傳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湼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又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于何時然左傳昭六年叔向詒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曰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曰言刑書不起于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官刑正作于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而僞作者不能參考左氏止據墨子遂以爲湯所制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也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亾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即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疑難作官刑虞舜已有何獨湯無官刑夫湯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爲三風十愆爲官刑僞目勒成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也故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即爲湯之

法而湯未嘗勒爲一書也九刑之作原于周公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託周公之言非周公自爲之書也觀于周公則禹刑湯刑必不作于禹湯可知其必不容進于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傳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修德無小天下賚慶不德無大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懷喪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漢書吳王傳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賈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三國志注蜀先主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傳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疏曰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元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于其身撫安天下尹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肆故也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疏曰說文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字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湯使尹正天下號曰伊尹故亦以尹自稱

辨曰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詩天監在下有命旣集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傳曰周忠信也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以不終爲戒敬其君道則能終爲君不君則辱其祖

辨曰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其下文又引太甲曰天作孽四句云云其下文即緊接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三句云云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據鄭注尹吉即尹誥尹誥即咸有一德則先見西邑云云亦係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太甲何則上引太甲下引尹吉緊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太甲矣而僞作者順手摘搭遂援入之又此節之傳全同鄭禮記注此豈鄭注之本于孔傳耶乃魏晉間作僞孔傳者竊取鄭注耳忠信爲周本國語文又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

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此義亦與今書及傳異

王惟庸罔念聞

傳曰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廸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傳曰爽顯皆明也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越墜失也無失亾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戒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止君止于仁子止于孝

辨曰昧爽丕顯本左傳昭三年叔向引讒鼎之銘讒鼎乃會鼎非商事坐以待旦本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非商先王待旦而行之事語皆取成句又違其本義讒鼎本作昧旦因複旦字復據牧誓甲子昧爽改作爽又禮記

緇衣引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今增入中間二句刪去也厥二虛字惟朕以懌本康誥則予一人以懌萬世有辭本洛誥汝永有辭李善注文選引書鄭元注若虞機張云云此乃鄭緇衣注書誤認作書注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傳曰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于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王往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辨曰無邇不義惟王賈誼新書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大戴禮記保傅篇畧同孟子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成十六年傳子叔聲伯曰以晉之密邇仇讎吳語董禍曰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

又辨曰閻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僞注書序語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此說此說果眞是漢武帝時已

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墓乎緣孔傳欲傅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竝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

元和郡縣志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即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南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櫃遷葬明洪武初建廟設祭其東有湯冢在薄此與薄甚遠且爲流傳實皆僞爲之作俑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冕冠也踰月即吉服疏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元年殷法君薨之年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期除喪服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冕是冠內別名冠是首服大名故以冕爲冠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祭冠今云冕

者蓋冕爲通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冕服蓋袞冕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爲閒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異

辨曰如僞書及傳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年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此二十六月之內也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

明伊尹放諸桐三季復歸于亳旣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季內古文簡畧省首三季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季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季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季之久孟子行文取便不必核實亦如淮泗注江之類要其爲六季則同奈何作僞書者竟謂太甲卽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于此僞傳與經同出一手逞臆妄造傷教害義大有關繫不可不辨

〔又辨〕曰閻若璩曰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間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季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蓋僞作者之意非以三祀十有二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吉也服果闋于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于湯崩之季一季二君此豈三代所宜有乎僞作者不知三代典禮旣以崩季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

上擬古人葢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王學謂祥禫共月其所以可廢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謂祥禫閒月則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間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叓溯而上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歷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季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適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爲據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于上也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廱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惟儀禮士虞禮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爲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而孔傳之謬可知

禮記閒傳文序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疏云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此釋及喪服明矣禫之說稍以亂之者惟檀弓是月禫云云鑿斷于祥而縞下云縞冠素紕也子是日哭徙月樂下云言踰明月可以用樂隔別注之不相連屬明是月者不繫上祥縞之文特以發下徙月耳又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疏云鄭必以二十七月禫者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其檀人朝祥暮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既祥五日彈

祭不成樂皆據古樂忘哀非正樂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鄭注云畢之除喪去杖餘哀未盡是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二十七月畢其除未復止戴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加王肅此難別爲每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此破鄭王說尤精蓋大祥之後間月而禫徙月而樂即吉有漸不忍遽忘王肅之說好爲臆斷此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傳正王肅之徒所爲益證擧樣或後學寡與大焉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傳曰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須民以君四方

辨曰禮記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此改作胥匡以生則又本盤庚上篇吳志駱統傳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萬世無疆之休本召誥無疆惟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傳曰君而稽首于臣謝前過類善也闇于德故自致不善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毁敗禮儀法度以召罪于其身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

逃

辨曰閻若璩曰朱史繩祖學齋佔畢云左傳昭十年子皮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爲夏書似繩祖所見是別本

又辨曰此王拜手稽首及下伊尹拜手稽首皆本洛誥周公拜手稽首王拜手稽首之文又孟子公孫丑離婁兩引天作孽四句逭皆作活緇衣則引云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此衆合于二者之間上二句從孟子去也字下二句從緇衣作逭字又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訓教展書曰臣救其哭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傳曰修其身使信德合于羣下惟乃明君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敎令無有不忻喜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王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以

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疏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元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解此三拜之形所以為異稽首頭下至地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至地至手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

辨曰先王子惠困窮本淮南子修務訓云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上文昧爽丕顯二句卽夙興夜寐意徯我后二句本孟子但此與后來其蘇本一語而異文此分見仲虺太甲辨已見前視遠惟明二句本楚語致遠以為明聽德以為聰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傳曰天于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不係

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愼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君

辨曰此篇全與蔡仲之命相複不意三代以上作書之人亦效後世剽竊之技不顧雷同之恥其謬顯然說詳于後

又辨曰眞德秀謂敬仁誠並言始于此唐虞未有兼言敬仁誠之義直至孔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如揭日月而行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即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蓋義理愈推則愈明也僞作古文尚書者生于孔孟之後采取其語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而其文則僞讀者存其理而辨其僞可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傳曰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

然後終致高遠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于始慮終于終思始入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辨曰詩聿修厥德克配上帝荀子愼終如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傳曰胡何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貞正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辯言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

辨曰禮記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彼所引爲古語則非尚書甚明且旣入伊尹口中則樂正云云自不可用于是改爲弗慮云云而仍用成字以叶韻且彼云一有元良而此改一人蓋見釋詁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而郭璞則云元良未聞然則改之者皆非也又彼原以稱世子今乃以訓長君亦不合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傳曰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曰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葢伊尹將欲告歸太甲留之爲相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也

辨曰鄭氏所傳真古文尚書增多十六篇中本有咸有一德緇衣引作尹吉而鄭注以爲卽咸有一德今亡說已詳太甲又案鄭氏之傳今亡者云亡不立學官遂在秘府者云逸咸有一德鄭云逸云亡者字之誤若爾注禮記時未見古文尚書則本傳從東郡張恭祖受禮記古文尚書二書之學實在同時故遂學禮記鄭杜門則於禮業尤精則注古文尚書注禮有先後見實在同時其爲字誤無疑葢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晚出僞孔傳不同疏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史記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所載與鄭氏合則可信矣鄭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願不可暁要之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紀載湯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涉矣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以取配合周公復政之意將

咸有一德篇本屬尹在湯朝貿襲于湯者移入太甲朝陳戒于太甲司馬貞信僞書反據之以駁史遷紀于成湯朝爲顛倒失序良可笑也且伊尹復政之事傳記所無今此篇有今嗣王新服厥命語則是太甲歸亳後尹輒翩然歸矣殊謬不然據君奭及襄二十一年傳尹奉太甲歸後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其說伊尹于太甲初襲時即放之而自擁奉太甲歸後旋即復政若始終竟未嘗相太甲者太甲去而我留太甲來而我去何相避之深也據疏伊尹壽百餘歲此告歸時應七十左右以百餘歲之人七十左右未名爲老太甲後爲賢君稱太宗乃竟置伊尹于不問未嘗一日留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安享以沒有此理乎疏明知其不可通乃彊爲之說云尹欲告歸太甲留之此則遁辭耳豈知伊尹本無此事而此篇本僞作不可信耶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傳曰以其無常故難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

辨曰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諶大雅曰天難諶斯天命靡常墨子非樂曰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傳曰）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主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爰于也于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

（辨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見緇衣但緇衣所引尚有尹躬天見于西邑夏三句與此一篇之文乃分屬太甲上篇非是說已見前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傳曰）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二三言不一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辨曰）詩二三其德成八年傳季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何以長有諸侯乎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傳曰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

辨曰終始惟一見荀子議兵篇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傳曰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傳曰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以合于能一爲常德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長能整齊萬夫

其政可知　疏曰天子七廟是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
其廟不毁故于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
之長此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漢以來論七廟者多矣禮
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
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
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
也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
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艮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七廟王者常
禮非獨周人始有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
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
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要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辨曰呂覽卷十三諭大覽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莫知為何篇語也作偽者取其文而加以改竄（惟御覽五百三十一卷引尚書逸篇與此合逸書見新唐書藝文志晉徐邈注宋初猶存故御覽引之其書乃齊梁間好事所為假托徐邈注以自重者）不知七廟始于周夏商以前未有也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獨周制為然蓋禹之時祗有高祖以下四親廟至子孫幷禹則五矣湯之時祗有契及四親至子孫幷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為二祧始祖之廟亦不毀則為七矣此不易之論也（周六廟者[illegible]后稷及親廟四也至子孫七者添文武二祧而不數契稷廟也）書云五世之廟此湯之時也

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此僞書及僞正王肅之徒所爲故宗其說蓋四親與受命王不毀爲五原是定制商添出始祖故六周有兩受命王故七耳而肅之意則以自古帝王皆以七廟爲定制非起于周于四親外添高祖之祖父兩代并始祖爲七此爲定制而祖宗之數則多可以至于九商六廟之外添太戊中宗武丁高宗太甲太宗于是商廟反多于周矣且一代之興有無始祖者未有無受命王者肅以始祖入于定制數內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爲權禮而非定制總之肅意欲于始祖四親外任意增加湊足九數故耳殊不知契稷實有功德實則商周之祖故祖之禹則不強立祖矣祖且不必強立況強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以殷三宗亦不毀與文武一例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文武據韋元成馬融說殷三宗亦毀非不遷者何可比文武乎肅說載聖證論見禮記疏所引此疏遂取以回護僞傳但禮器穀梁傳所云七廟盧植尹更始皆以爲專是周制何可疑家語肅私定本不可據且諸書不云周室但云天子七廟要其實則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肅因此遂云七廟是常禮非獨周制可乎祭法所云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

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二祧文武也王制云三昭三穆者四親當言昭穆二祧非以昭穆而記者順文并言之耳何必疑乎王制與祭法文異義同肅强分析以成其說可乎喪服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明是親止于四恐庶子王不得立故又明之注證以衛侯元有兄縶縶不良于行元代立適子雖在而得立四親王肅乃以王爲受命始基之王此何所據戾太子事三代以上未之聞委曲遷就以成其說可乎然則謂商有七廟非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傳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辨曰閻若璩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本做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禮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但二者皆以民非后在上與起下后非民乃是告君語義今倒置之則是告民語義不容出伊尹對太甲口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釋文曰亮本又作諒陰如字

傳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除喪猶不言政疏曰三年不言是常事史錄此于首者既免喪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信默信謂信冢宰也

辨曰此節襲取無逸坊記喪服四制論語雜湊成文事亦見伏生尚書大傳及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篇孔子家語卷九正論解而亮陰本指凶廬今又改爲信默之解尤非是其說已詳見無逸疏又以信爲信冢宰更穿鑿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釋文曰哲本又作悊

傳曰知事則爲明哲明哲則能制作法則稟受命亦令也

辨曰左傳昭公六年叔向曰書曰聖作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王置諸其左右

傳曰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間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于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疏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據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于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命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怪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謐言初夢即云傅說又云得之傅巖謂之傅說自不相副其言非也

辨曰此篇之文俱見國語詳見下文又見呂氏春秋卷十八重言覽竹書紀年卷上商紀史記卷三殷本紀孟子卷十二告子下篇楚辭卷一離騷經墨子卷二尚賢中篇及下篇劉向說苑卷十一善說篇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晉人作僞尚書者采取諸文而參合增飾以入之

又辨曰傅巖在虞虢之間虢有三此與虞相近則非北虢也王應麟云在陝州平陸縣北平陸今屬山西解州傅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軨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執役正于此地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非是疏引尸子而不能定其是非疏于地理之學疎陋殊甚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傳曰鐵須礪以成利器渡大水待舟楫霖三日雨霖以救旱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聽疏曰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辨曰國語十七卷楚語上白公子張諫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人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作偽者全取國語以成此篇餘祇增潤數句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曾有之乎且偽孔

傳中如陰爲黙㝬爲受令爲命類爲善茲爲此黍爲三日爾啓爲開其訓詁亦多襲用韋昭國語注也賈逵唐固說謂此即說命昭引之而斷其非云其時未得傅說則昭之意以爲說命皆得說之後所作而此段乃未得之前敎遠得說之由非說命本文（孟子引若藥二句以爲書詞作僞者據此故竄爲說命本文不從韋昭）又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所載與國語畧同作僞者亦兼取之其高后二字則又本之盤庚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傳曰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

辨曰家語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曰總百官在冢宰之任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

法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
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憲法也聖王法天以立教于下無不
闘見除其所惡納之于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
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于民民以從上爲治不
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辨曰〕汲郡古文云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文十三年左傳云邾文公曰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墨子尚同篇云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
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
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
治天助明也惟天聰明句則本之臯陶謨天聰明及揚子法言問明篇惟天
爲聽惟天爲明惟臣欽若句則本之堯典欽若昊天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
不休〔釋文曰胄本作冑。辨曰冑字下從冃即冒字胄字從肉今多相亂〕

〔傳曰〕甲鎧胄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

其才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辨曰禮記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書篇名也管子大臣篇云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傳曰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惟能是官非賢不爵

辨曰爵罔及惡德緇衣引兌命文詳見下又荀子性惡篇云爵不踰德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傳曰事事非一事

辨曰左傳襄十一年晉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傳曰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

辨曰定元年左傳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疏曰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傳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近廟故說因以戒之

辨曰緇衣引兊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為煩此取之而改艱與作平易語又離析其文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傳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無聞于所行之事

辨曰詩云我言惟服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傳曰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于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辨曰左傳昭十年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
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
罔顯

傳曰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旣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
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
顯明之德疏曰舊學于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陳殷之賢臣云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甘盤于高宗時有大功高宗免喪不言卽求傳說似
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于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
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

辨曰此節之文皆取君奭無逸二篇并國語及汲郡古文撰成而紕謬甚多
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是言居河就學于甘
盤非旣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此書雖亦係晉初東晳等僞撰而此條則尚屬

可信故白公子張云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郎位也（韋昭注入于河云遷于河内故古所謂河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為河内但其在河北則同故韋昭於書河北卽以河内實之盤庚自河北遷河南亳辰今偃師是傳至小乙武丁仍都亳殷白公所謂以入于河是自河外入河内自河徂亳是自河内往河外）今僞書乃以爲學後居河與情事不合且此自河徂亳句及下文爾交修予罔予棄句皆白公子張之言並非書詞細玩原文自明（詳見上）今順手採掇入之高宗口中皆非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釋文曰梅亦作楳）

〔傳曰〕言汝當教訓我使我志通達酒醴須麴蘗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鹽鹹梅醋羹須鹽醋以和之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辨曰〕商頌亦有和羹注云詩頌殷中宗又左傳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以烹魚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曰〕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辨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古人求多聞以監戒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淳于越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曰〕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辨曰〕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教學相長兌命曰學學半其斯之謂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又文王世子亦引兌命念終始典于學汲郡古文云武丁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傳曰〕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庶官

〔辨曰〕此節皆有本見下文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傳曰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傳曰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保衡伊尹也疏曰君奭傳云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為此解

辨曰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禮記緇衣云昔我有先正詩大雅雲漢云羣公先正孟子云伊尹曰吾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豈若使君為堯舜之君哉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云若撻之于市朝君奭云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洛誥云公明保予沖子詩商頌長發云實惟阿衡傳箋云後漢書傳說作述古詩云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允其則注云阿衡伊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詩又云爰作股肱書則云股肱惟人詩又云俊乂式序書則云旁招俊乂因詩用周頌式序在位之文故又云列于庶位詩又云啟我嘉味書則云啟乃心詩又云沃我渴飢書則云沃朕心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傳曰君須賢治賢須君食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傳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辨曰左傳僖二十八年重耳曰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釋文曰三或作一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傳曰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疏曰中篇言羣后畢會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知三分有二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建子之月也知者三統厯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辨曰文王改元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勝殷殺紂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晚晉僞古文惟以七年作九年爲異其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殷與鄭同但太誓上篇叙十一年觀兵中下篇始叙十三年滅紂今僞書畧

去觀兵發首郎云十有三年則非也又古史例不書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繫以時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于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要以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并書朔朏絕不繫以時大抵史各有例書不可為春秋猶春秋不可為書今曰惟十有二年春豈史例耶魏世家裴駰引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紀年僞雖例春秋終有不盡同處為遷雖兼記成敗本紀亦者皆然各異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書冬十月蓋從而達散其體從後代史册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辨曰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今孟津今本如此禹貢疏引杜注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今本詳略迥殊恐彼是杜土地名中語耳昭四年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杜不注孟津所在孔穎達書序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孟其地本在河北其漸謁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河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

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于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即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于河東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于黎陽下有白馬津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則又皆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大抵歷代侵久土俗傳訛類多如此西漢河南無孟津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乃偽孔傳于禹貢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此傳出魏晉間已誤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偽書與傳同出一手妄造故于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衆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亦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誤認孟津在河南乎不知書序明云師渡孟津作泰誓周本紀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則是三

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盖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没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盖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南北之不可相溷如此禹貢疏又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方為孟津以其為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為武王所濟也庶為兩確穎達作疏明知孟津在河北明知泰誓三篇皆已渡河作特以疏家之體惟申明經傳而止故依阿其間于禹貢傳之誤認為洛北泰誓之誤以孟津河朔為兩地皆不敢駁正誠知此書乃魏晉人作在地名訛易之後故致此謬則無疑矣後金遷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而人遂不知孟津之本在河北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傳曰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皆明聽誓

〔辨曰〕牧誓云嗟我友邦冢君大誥云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又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洛誥云越御事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傳曰〕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人誠聰明則爲大君爲衆民父母

〔辨曰〕莊子達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後漢書劉陶曰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詩曰亶不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釋文曰榭本又作謝○辨曰案三十一本左傳臺榭釋文亦此射說文無榭字書傳通作謝荀子云臺謝甚高孕汗簡云古文尚書作䏧婎氏孕殺并秋䏧而殳之注云合音曰䏧釋文云䏧音孕字皆作䏧傳寫誤也管子五行篇䏧婦不銷弃注云䏧古孕字則孕皆衍包改

〔傳曰〕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疏曰〕殷本紀云紂收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大聚樂戲于沙丘使男女倮相逐其間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更爲銅

柱以膏塗之加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名曰炮烙之刑皇
甫謐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辨曰荀子性惡篇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
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
世舉賢也因有桀紂句故不取入泰誓又淮南子云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
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殷王紂刳剔孕
婦此事又見越絕書及淮南子本經訓又見道應訓又見要畧篇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傳曰功業未成而崩

辨曰洪範云帝乃震怒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傳曰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辨曰史記楚世家楚武王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
政左氏宣三年傳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觀政即觀兵也但太

誓上篇言觀兵中下篇言滅紂今偽書三篇皆十三年滅紂時事十一年觀
兵只此在武王曰中一語殊非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傳曰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以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辨曰閻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紂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今覈出古文于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删去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

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乃別一泰誓乎可謂舛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傳曰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敎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辨曰此節俱出孟子趙岐曰尚書逸篇但天降下民三句後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皆一脈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降爲佑意覺索然不省作僞者是何心寵之四方改寵綏四方特因盤庚上篇有底綏四方句故本之耳又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起直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皆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僞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句又去惟我在句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爲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泰誓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傳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受人執異心不和諸予三千一心言同欲

辨曰此節采之左傳及管子而謬誤特甚昭二十四年傳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下四句雖文意相似而實兩處之語非一語而引者互異其詞也故晚出書采左氏所引入之中篇管子所引入之上篇方無遺漏是矣但同德度義明係萇宏語不然有不冠以太誓乎即別出一篇亦應先作泰誓曰同德度義亦作又曰紂有億兆云云方合左氏引書之例乃僞作者貪其語之古雅遂并取之又嫌其句孤采左傳不度德不量力句製同力度德句配之而以萇宏語亦爲武王語大謬一也左傳杜預注度謀也言惟同心同德則能謀義予朝不能予我何害其義本與億兆夷人四句聯屬今將此四句別置于中篇此下接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心彼有德字兼心字此僅有心字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以配合同德度義左氏度字本謀度之度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解同德度義便不可解矣而孔傳乃彊爲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强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爲秉義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太誓離德同德之義乎大謬二也劉炫左傳注案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彊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彊故即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爲不見古文故致此謬孔穎達曰彼尚書之文論兩敵對戰揆度有義者強此論杜氏又作既不能同德何能度義屬意有異與書雅不同劉以爲杜違尚書之文而規其過非也劉炫反據僞傳以詆杜之非顯違又駁劉注以證杜之是劉孔諸君皆不幸生僞古文之後爲此喋喋耳管子所引乃史臣之詞非武王之語淮南子十五卷兵略訓亦云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一千人同心得千人力萬人異心無一人用據此則此言的是史臣之詞而脫出書忽變作武王自語牴牾至此大謬三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傳曰】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

【辨曰】左傳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因其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殷故言商罪貫盈又韓非子云是其貫將滿也又湯誓一本有夏

多罪天命誅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節全亂其意又墨子尚同下篇云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傳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于紂

辨曰禮記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于祖詩大雅緜云廼立冢土毛傳冢土大社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傳曰矜憐也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辨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引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鄭子羽謂子皮鄭語史伯對桓公亦俱引此二句又見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傳曰穢惡除則四海長淸今我伐紂正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辨曰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左傳吳公子光云此時也弗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傳曰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疏曰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既誓而止于河之北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傳曰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疏曰易傳曰吉人之辭寡左傳文十八年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行父雖未獲吉人去一凶矣又子產謂子皙曰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詩小雅天保曰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傳曰鮐背之耇稱犂老罪人謂逋逃小人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

辨曰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墨子尚鬼曰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比謀又傳九年郤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仇此朋家作仇句則因微子方興相爲敵仇言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傳曰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桀不能順天流毒虐于下國萬民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辨曰黜夏命本之書序成王既黜殷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

傳曰浮過剝傷害也賊殺也

辨曰閻若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

韻協墨子非命下篇引太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今將天有顯德二句及上帝不順二句別移之下篇又因上帝不常二句別見墨子非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者旣謂之太誓則在非樂篇者雖不言太誓其爲太誓可知在墨子固無妨兩見也乃以太誓入伊訓而于此反刪去古書一遭撏撦遂使用韻之文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傳曰夢與卜俱合于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曰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人皆懼惟太公强之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後人所作史記又采六韜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辨曰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曰太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左傳昭七年衞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

所用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傳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疏曰〕昭二十四年左傳引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如彼言則其旅若林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十人鄭元等以爲文毋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辨曰〕此昭二十四年萇宏所引已見前又成二年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所引亦卽此文但檃括其文耳離德之義又見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棄同卽異是謂離德是也予攷此節四句原屬武王口中之言與管子所引云云爲史臣之言者不同僞作者采取亦是說亦見前但管所引入上篇左所引入中篇則未見必然耳又此亂臣句又見論語及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引而論語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然則古本論語本無臣字馬鄭以十人爲文母等劉原父遂謂子無臣母之義改爲邑姜其實唐石經論語尚無臣字紛紛改竄皆爲僞書所誤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傳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曰明多惡不如少善

辨曰古人于經各爲詮釋者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絶今此二句見于論語堯曰篇不言太誓曰孔安國于彼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是言周之才不如商今于此傳又復如此云云則是言商之才不如周其懸絶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若今太誓而果眞也孔注論語至此獨不憶及太誓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詞乎况如孔之論語注則此節書乃旣誅管蔡之後所作而何以今書乃在太誓中篇耶又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旣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墨子稱爲傳則知非太誓琙其說與安國自是不同傳聞異詞固無足怪特安國一人之手而互相懸絶則不可信耳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傳曰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辨曰見孟子引太誓趙岐曰尚書篇名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傳曰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辨曰二句見論語堯曰篇與雖有周親二句文連又見墨子俱詳上文又見說苑及韓詩外傳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傳曰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于湯又有光明

辨曰湯誓寥寥短篇彼僞作者擬取許多夫湯武征誅情事正同撰泰誓而取湯誓宜也獨今朕必往句此自是湯初興師告諭亳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八百諸侯渡河而北直抵紂都城下何必為此言豈非說夢我武以下則本孟子引太誓而微改易之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傳曰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民

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辨曰〕易哉夫子何見牧誓餘見孟子閻若璩曰孟子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辭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辭今竄入泰誓云云皆以為武王口氣不盡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其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辭其與河朔誓師固絕不相蒙者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即其事也僞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有敘事之體又不辨武王時事有誓師弔民之不同而一槩混置謬謬甚矣若璩又曰書有古今文此自兩漢始然孟子時無有也則有一百篇而已何孟子引今文皆出今被之數篇者合及引古文者辭義違反何前後別試爲道所有今人失笑者孟子引今文者六將日害喪二句若保赤子一句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至十有八載五句殺越人于貨三句尚多假四句推致三苗誤作殺戮不當從殺音殺物放通因不敘上有凡民二字說文所引正同可謂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一段玩其文義似屬至武王恥之止今誤臣爲敵有越厥志止遂歧兩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句四方爲下今則離之四方爲句有罪無罪下脫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似不當臣一段截去首句乘征上增肆予二字移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紹我周王見休一句改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其不同如此然猶可言也若義理之錯謬敘事之舛錯未有如王曰無畏一節者豈孟子逆知百篇不復存分今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改竄與孟子引書原未改竄故今以僞書校之脈見其合而作僞者必多方改竄以就已之文辭而遂不顧後有以孟子校之者耶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傳曰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辨曰立定厥功二句本眞泰誓文見漢郊祀刑法二志今采取而刪改之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傳曰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傳曰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王所宜法則

辨曰辨已見上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釋文曰痡徐音敷）

傳曰痡病也回邪也疏曰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

辨曰斮脛剖心事古書每與刳孕婦連言之呂氏春秋卷五仲夏紀古樂篇

謂之三淫卷十六先識覽又謂之殺三不辜又見卷二十三過理論此事又見韓非子卷一難言篇卷十五難一篇卷十六難四篇卷二十人主篇韓詩外傳卷十天子章淮南子卷二俶眞訓卷九主術訓史記卷三殷本紀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王道篇桓寬鹽鐵論卷二晁錯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卷十七雜言篇列女傳卷七孽嬖傳王符潛夫論卷一賢難篇徐幹中論卷上智行篇葛洪抱朴子卷一君道篇奇技淫巧本禮記王制云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云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又自絕于天以悅婦人皆眞太誓文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祖宗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是也晉人采入之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傳曰］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下是喪亾之誅孜孜勸勉不怠

［辨曰］上帝二句辨已見上皋陶謨云予思日孜孜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誓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傳曰武王述古言以明義

辨曰呂氏春秋適威覽引周書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曰周書周公所作荀子議兵篇亦云暴國之君其民親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若仇讎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淮南子道應訓亦云伊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撫我二句未見必出太誓惟獨夫紂原係與太誓之文逸周書商誓解云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孟子亦以紂為獨夫晉人采合之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傳曰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

辨曰左傳哀元年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策三篇秦客卿造謂穰侯引書畧同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傳曰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疏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

左傳文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傳曰稱父以感衆

辨曰墨子兼愛下篇引太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亦見中篇誕受多方何見多方篇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傳曰推功于父

辨曰此節文皆見禮記坊記引太誓但彼二受字皆作紂鄭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亾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釋文曰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辨曰魄霸古音同通用

傳曰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疏曰一月壬辰旁死

魄謂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翌日癸巳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也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旁死魄無事而記之猶今之將言日先言朔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于三十里毛傳師行三十里言其大法耳

辨曰孔壁眞古文原有武成篇至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藝文云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今見漢書律歷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凡八十二

字此安國所傳之眞本幸存至今的確可信者律歷志于此文分爲三截惟
一月壬辰旁死霸爲一截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爲一截惟四月既旁生霸爲
一截各以他語間隔之後魏晉間僞作武成者似止嘗見第一截援入今本
而第二第三截竟爾遺闕遂多紕謬今此第一節正本之律歷志者固無可
疑

又辨曰書紀事皆用周正一月是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據律歷志及國語
韋昭注推伐紂月日已具詳後案泰誓序壬辰是建子之月二日癸巳是三
日逸周書世俘解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
商王紂其下又云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其下又云
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其下又云若翼日辛亥祀于
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釋其文與漢志引
武成並同但此一月朔日爲辛卯丙辰丁巳則二十六七日也閻若璩疑孟
津去周九百里故武王以癸巳發二十八日戊午方渡孟津今謂丁巳始發
是明日戊午即渡孟津明月甲子即誅紂鹵師竟飛渡耶愚謂丙辰旁生魄

仍當作壬辰旁死魄丁巳當作癸巳傳寫之誤耳晉孔晁作注時已誤晁亦疑其太速故注丁巳爲度孟津之日但云王乃步自于周安得爲度孟津當爲誤字庶祀馘于國周廟亦當移國字在庶下周書與武成問合也沈彤惠棟據宋本刊校逸周書亦不能改此誤字知其誤已久

又辨曰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尚書紀上半月之日或云旁死魄謂二日也或云朏或云哉生魄皆謂三日也若紀下半月之日則或云既望或云既旁生魄孔晁注世俘解云旁廣大月大時也然則旁生魄即望也蓋魄生至此極盛徧體皆明故曰旁旁普光反非旁近之義自此以後月漸虧微至晦爲死魄朔爲既死魄初二日魄未生則徧體皆暗故曰旁死魄劉歆獨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讀旁爲步光反解爲旁近非也僞孔從之且特造哉生明之語既立哉生明一目不容不擠生魄于望矣故于下文又云既生魄且爲之傳云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益以見生魄之爲望矣此疏附會魄爲月輪郭皆非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釋文曰豐孫[illegible]

傳曰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疏曰一月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辨曰自此以下俱與律歷志不合如于征伐商之下正當取彼志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一段入之乃反將甲子殺紂補述于後于此則刪去其意蓋以武成一篇專爲告武功成而作故發首但撮敘其事之首尾一月往四月歸而已至于殺紂之事留在後半篇補敘又以律歷志只有往伐時日無歸周時日故特補此一節但武王以四月哉生明歸至于豐其說不見他書疑亦不過想當然而爲之非有所據也僞孔安國傳同出魏晉人所造孔疏惟事附會盡與律歷志異如此疏以二月朔爲辛酉三月朔爲庚申蓋因牧誓僞孔傳而附會云爾彼牧誓甲子昧爽下傳云是克紂

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疏云二月四日者以歷推而知之也又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故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啓行伐商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此劉歆三統歷所載班固采之入律歷志者也今若依僞孔傳及疏云云乃以二月朔爲辛酉甲子爲二月四日因之三月朔亦爲庚申而非己未劉歆以爲正月小二月大閏二月小三月大而僞孔傳則以爲正月大二月小閏二月大三月小僞孔傳妄也觀逸周書雖于武王啓行日期有誤而亦以甲子爲二月五日非四日則僞孔傳之妄益明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釋文曰華胡化胡瓜二反

[傳曰]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疏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

武修文之事桃林之塞杜預云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在華山東也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

辨曰此節本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史記卷四周本紀卷五十五留侯世家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卷二十一要畧篇劉向說苑卷十五指武篇約取諸文而增成之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釋華山止釋桃林曰在華山東明指太華山言則所謂華山之陽亦即太華山可知唐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因之竊以果太華山陽爲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于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歸馬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馬之遺種乎使遠隔于太華南焉得有此胡三省通鑑註華陽君芊戎曰華陽卽

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以實之與得其解安國又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顯違言華山之旁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勿論而今靈寶縣鹵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者豈乏水草之地哉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曾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于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歸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服耳注疏凡此等處既遊事實又害義理安得不極力掊擊耶緣耳山桃林見史記趙世家而僞書竊而曰何必華山之類耳又稱華山陽華桃林塞根據所產之物稍以通稱又胡渭注禹貢信京江南縣華陽弃命曰華陽在今陝西褒南縣即武王歸馬處子山自汧隴雍元帝命僞孚周取道商洛入武關此陽華山之南正其所必經故曰華陽弃命若作太華山恐失之矣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于廟執事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疏曰惟一月至武成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云云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亾其篇鄭云

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天子七廟故云文王以上七世之祖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衞要此略舉邦國故云甸侯衞其言不大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葢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而誤

[辨曰]疏引律歷志文末句祀馘于周廟刪去一馘字存八十一字彼乃孔壁眞古文疏欲用今東晉晚出本因反謂彼爲僞舛謬甚矣據彼文則是歲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所謂旁生霸十七日乙巳所謂既旁生霸是也粤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乃以爲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與其事相乖且尤可譏者古人之書將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則爲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七日耳非離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以記事乎疏曲爲附會皆非也

又辨曰閻若璩曰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閒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余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爲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創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閒即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邪晚出武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正爲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正爲欲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宗廟之禮此或見周禮大宗伯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故致此疑不知閽人掌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忽失耳然則晚出武成改燎于周廟作祀于周廟者亦正疑燎非宗廟之禮

也又近日石紫嵐謂漢志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在廟獻馘似非武
王所以待紂予謂叅以周書世俘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耳
周書云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寧至于此
若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牧誓明數紂之多罪非所稱有罪者乎又
如魏飛廉于海隅即截其左耳來以告先王而明武功之成聖人舉動磊落
光明豈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為蔡邕論引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
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即自稱之曰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
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呂氏春秋仲
夏紀亦引古樂曰武王以銳兵克殷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之語此
樂記非今樂記或河間獻王與毛萇等所作二十四篇或斷取十一篇之餘
如奏樂樂器等篇皆見藝文志今不傳邕猶得見而引之然則祀馘實係武
王事斑斑可考漢志的然可信脫出武成刪去祀馘于周廟者亦正疑獻馘
非武王所以待紂也

〔又辨〕曰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

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此節皆取之但大傳先言柴上帝後言祭廟而此則本漢志及逸書先祀廟後柴望孔晁注逸書云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僞作者正取其意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傳曰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 疏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命已助祭明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卻說受命耳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辨曰僞書本是憑空撰造宜其言無倫次此疏以爲應先受命而後助祭因推爲史官先言告武成訖然後卻說受命竊謂若果是卻說則當言初以見其追敘不得以日紀也且左氏傳有此補敘文法尚書則無之也顧彪則以

既生魄在庚戌之後逆謂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此九疇也史官特紀此日豈有用數日通共之名者乎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傳曰〕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曰〕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太王修德以剏對豳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績統其業乃勤立王家

〔辨曰〕此傳以公劉爲后稷曾孫特據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孫鞠陶曾孫公劉耳其實史記漢書並云公劉避桀居豳由后稷至桀時四百餘年安得公劉爲其曾孫蓋不窋失官竄于戎狄之間其時不過西陲一小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陶不知凡閱幾何世矣公劉居豳始復爲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其後君長名氏歷歷可數然自公劉至文王中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季歷亦僅十二世以

十二世歷商六百餘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年又必自位後二三十年生
冢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即位生子者予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年
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實難據信然則當時之失于紀載者正多也周於懿王十二世太子[illegible]誅
王曰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散王十年鄭康成見箋亦引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箋鄭注說與史記同其失者已久矣況后稷至公劉之世次乎
又辨曰禮記祭統衛孔悝鼎銘云其勤公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
大統未集
傳曰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天下諸侯大者
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疏曰文
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文王未稱王而得改元者
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是巳之所稱容或中間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
有後元年漢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
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鄭元等依用之
辨曰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詩稱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序稱文王受命作

周史記稱詩人道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文王世子武王稱文王君王鄭注言君王則受命後詩及禮記疏皆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此周漢舊說也孔傳出于晚晉其言文王受命改元則同而不言稱王故孔疏力駁稱王之非予于此經專宗鄭氏闢孔傳然以鄭注考之武王蒙文王年數其稱王亦在十一年觀兵後七年至十年未嘗稱王然則謂文王但受命改元未正王號亦可也鄭尚書注久亡予雖博采成編亦不見文王稱王明文惟孔疏云鄭言文王生稱王耳安知鄭當日不作疑詞乎要之稱王與否姑置勿論其受命改元武王即蒙父年不改元始則觀兵復罷歸再舉方滅紂此則自漢至唐衆口如一從無異說者也至于年數之不同亦有可考者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史記周本紀今本作十年張守節云十當作九段師據此僞武成以爲當作九耳其實史記作七傳寫誤作十也太誓疏及此武成疏皆云史記謂文王受命七年崩可見孔穎達作疏時所見史記尚作七後來張守節所見本則已誤作十矣觀史記本文謂武王蒙文年數其下文方述九年觀兵安有上文先書十年者耶伏生尚書大傳見西伯戡黎疏及鄭康成也謂九年而崩者則此僞武成及漢書律歷志也律歷志本之劉歆歆親見古文不應有誤但七年之說證據較多鄭于金縢洛誥多方三處皆言七年則無疑矣其言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紂則諸家並同惟史記作

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此牸字之誤耳今此武成乃魏晉人作言文王受命九年則與鄭不合矣（竹書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既出武成所謂然此特從專征伐數起故有九年耳又考尚書大傳亦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亦謂受專征伐之命然則謂文王膺天命有九年者非也）至歐陽永叔張橫渠程伊川出謂文王無受命改元之事武王不蒙文王年數十三年者其卽位之十三年耳且一舉而滅殷亦林無先觀兵後伐紂之事此則執義理懸斷盡掃却幾千年相傳實事不但非鄭學幷僞孔亦失之

又辨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北宮文子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傳曰承文王本意致商之罪謂伐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大正以兵征之也

辨曰事見墨子辨詳下又周語曰布令于商底紂之多罪韋昭曰底致也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傳曰〕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疏曰〕昭七年左傳引此文

〔辨曰〕王制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昭七年楚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傳曰〕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承天意以絕亂路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告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僞作武成者乃移爲伐紂時事論語載雖有周親四語于大賚後謹權量之前俱初定天下事亦自相類僞作泰誓者又竄入泰誓中篇中更間隔以眞泰誓天視天聽二句反若墨子引古一似今人好集句爲文章者矣

又辨曰以遏亂略句本之左傳以討亂略罔不率俾句本之君奭篇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傳曰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辨曰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郭璞注爾雅亦引逸周書曰釗我周王愚謂孟子此段乃史臣之詞作僞者欲竄入武王口中故刪去首句又改用附我大邑周云云其實大邑周不類武王自稱以散文悉作四字整句亦非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傳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

辨曰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爾有神裁之又公子成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予又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釋文曰逾亦作踰陳直刃反徐音陣

傳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辨曰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歷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傳曰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疏曰既戊午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絶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于文次當承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隨耳

辨曰牧誓云時甲子昧爽詩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又辨曰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淸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鬭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王師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云兩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謬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為武王虐殺哉鷟說善矣而未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卷四儒效篇卷十八成相篇史記卷三殷本紀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劉向列女傳卷七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篇非盡出安造也孟子在魏齊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為仁人為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為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尚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亾于建武王

充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眞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書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殘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放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春杵甚之言非舍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亾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晚出武成并孟子亦抹倒巧爲武王斡旋竟作紂衆自相殺其意亦甚正特無如不在情理之內耳

又辨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戎衣卽康誥殪戎殷也僞孔傳解作一著戎衣非是說見康誥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傳曰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疏曰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

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宫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然是商容之事也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于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亾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辨曰釋囚等事見禮記卷三十九樂記篇逸周書卷四克殷解韓詩外傳卷三武王章大戴禮記卷三保傅篇荀子卷十九大略篇呂氏春秋卷十五愼大覽淮南子卷十二道應訓卷二十泰族訓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後漢卷三十下郎顗傳劉向新序卷三雜事篇又卷十善謀篇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傳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

三品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事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使天下厚行信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疏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于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北宮錡問周班爵祿孟子曰天子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儒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公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周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元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注具矣

（辨曰）閻若璩曰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連天子在內也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辨曰）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

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絕不云出武成其上文予小子履節今見湯誥雖有周親節今見太誓則孔注更與書傳大相乖剌已詳見本篇若使今本古文二十五篇安國果嘗親見而爲之作傳中有湯誥太誓武成豈有注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恆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晚出書之僞顯然

又辨曰 玉藻頤霤垂拱此是說臣侍于君俯身之狀非此垂拱之義曹參世家云陛下垂拱漢書王褒云雍容垂拱又見薛宣傳又王充論衡自然篇云垂拱無爲此垂拱二字所出但拱字見說文卷十二上手部注云斂手也則單言拱義已顯若垂字明係本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不連衣裳字而單言垂竟不知其意何指此自是語出漢人晚周先秦尚且無之况武王時史官何知夫子繫易乃取而組織成句乎後畢命篇亦有垂拱仰成句皆入于漢文心手熟習故慣用不覺也

文辨曰據漢志所引武成起一月壬辰中間二月訖四月乙卯共一百四十四日據今本起一月壬辰訖四月庚戌共一百三十九日比漢志少五日竊謂既出二十五篇文從字順豈宜更有殘缺而此篇既戊午以下文無次第或係僞作者自嫌其過于完整故作此錯亂磨滅之狀以自掩抑或既戊午至天下大定一段盡作武王口中追述前事語耶今考之他經證以史傳此篇實爲魏晉間好事者采集成文然非真本則此等固可不論俗儒乃取此篇移易其前後而更定之紛紛曉曉皆可不必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傳曰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疏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

蠻九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康云四入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
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幷爾雅下
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
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
是鄭亦不能定

〔辨曰〕本魯語辨見下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
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傳曰〕言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
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德之致謂遠夷之貢以
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

〔辨曰〕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
忘職業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楛古
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此一篇正旅

獒之蓋本但自昔武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
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爲序事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敘議錯雜肅
愼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爲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今寔爲肅愼旅獒
又東鹵莫辨者矣無有遠邇句本之盤庚畢獻方物句本之傳七年左傳諸
侯官受方物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力

「傳曰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于德盛德必自敬何狎易
侮慢之有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辨曰左傳傳五年宮之奇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狎侮二字本之禮
記表記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
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傳曰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疏曰僖十五年左傳晉侯乘鄭馬及戰陷于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用也楚語王孫圉聘晉趙簡子問白珩爲寶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白珩何寶焉是寶賢也

辨曰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傳曰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能信蹈行此誡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

疏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與孔同鄭云七尺曰仞與孔異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

辨曰爲山取之論語九仞則又采自孟子攢簇而成平心讀之論孟本旅獒

耶旅獒本論孟耶且掘井可言九仞山當言百仞若九仞安得為山匠人廣尺深尺為甽遂廣深皆二尺溝廣深皆四尺洫廣深皆八尺澮則廣二尋深二仞如果廣深等何以變尋言仞鄭注儀禮包咸注論語並七尺曰仞宜从鄭為正祭義築養蠶宮牆仞有三尺為牆高丈故仞七尺也且即如僞孔傳說周尺當今六寸一仞當今四尺八寸九仞當今四丈三尺二寸何足以言山乎且孔子為譬語如晚出書則為正語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疏曰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辨曰〕王若曰猷句本之大誥殷王元子句本之哀公九年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句本之太誓惟稽古立功立事崇德二字本之文二年左傳謂之崇德象賢二字本之禮記郊特牲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作賓于王家句本之僖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于周為客襄二十五年宋樂大心語同易利用賓于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傳曰〕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大天眷顧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裔末也

〔辨曰〕乃祖二字本之盤庚齊聖廣淵本之文十八年左傳季孫行父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皇天眷佑句及誕受厥命句俱本之周書撫民以寬二句本之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國語同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傳曰汝微子能踐湯德久有善譽聞遠近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于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辨曰踐修二字本之文元年左傳踐修舊好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及下文往敷乃訓無替朕命四句俱本之僖公十二年左傳王謂管仲曰予嘉乃勳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上帝時歆句本之詩大雅生民篇上帝居歆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傳曰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民安其位以輔我一人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辨曰以蕃王室句本之襄二十九年左傳子展曰墜事者楚以蕃王室蔡仲之命亦用此句永綏厥位句本之文侯之命餘見上此篇通體純用四字排

句商周之際文章固當如是乎恐卤漢人亦斷斷無此格製也且詞意復疊皆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處處襲用舊語則作者之慣態不獨此篇爲然[illegible]

子邕元默衡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教厲也此注孝經隔非平子自注而學者莫之能深別已云是平子自注平子東漢順和二帝時人而其中有引鄭元語鄭在平子後其非平子自注甚明但學者殊習初人而見此注者廣平皇甫謐門人此僞傳正出論乎宜其尊信之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傳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辨曰左傳定四年祝佗曰周公爲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汲郡古文曰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總百官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傳曰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霍叔罪輕故退爲庶人三年之後乃爲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疏曰管蔡世家云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

京縣東北世家云武王封叔處于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興爲庶人春秋閔元年晉滅霍旣子孫得爲國君知三年後復封也

辨曰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産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周書作雒解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孔晁注郭陵地名左傳祝鮀曰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昭元年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周禮大司寇曰三年不齒

又辨曰閻若璩曰郭鄰傳云中國外地名此應說也周書孔晁注止云地名未詳所在洵是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傳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疏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

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爲魯卿士武王封周公于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謬爾世本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

辨曰在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又辨曰閻若璩曰蔡自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蔡叔父子所封未聞別有一地傳却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異哉此惟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間施舊號于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不獨臆見且贅說矣閻此說是管叔始封即在滎陽京縣東北非西周畿內則蔡叔始封亦即在汝南非畿內可知閻又云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

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世本亦非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曰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愼其道嘆其賢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已以敬哉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忠孝汝乃行善迹用敬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解怠以垂法子孫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

辨曰左傳祝佗曰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此篇以祝佗爲藍本自篇首至此全取其語但玩其命書云四字則佗之所引經文惟王曰胡以下十二字而已其前段如殺管叔而蔡蔡叔等何乃佗序述作書之由作僞者遂幷取之以爲書辭旁采逸周書組織成文幷將改行帥德俱竄入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又乃祖二字盤庚之誥其臣民則然今王命蔡仲而

稱文王為乃祖獨不思蔡仲之祖即王之祖而口吻若此之輕慢可乎皆非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曰天之于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辨曰僖五年左傳宮之奇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逸周書常訓篇曰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襄二十五年左傳衛大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徐幹中論法象篇亦引書慎始而敬終二句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傳曰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辨以變亂舊典文章

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

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傳曰嘆而勑之

辨曰此等皆仿康誥無荒棄朕命竹本之盤庚無荒失朕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

正治官

傳曰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

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于豐督正治理職司

之百官疏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季奄與淮夷又叛

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淮夷而

歸在豐爲一事也季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得巡守四方也而言撫萬國

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

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周禮九服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外夷狄之地羈縻而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舉六服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

辨曰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閻若璩曰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及僞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傳曰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辨曰老子曰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傳曰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

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官職有序故庶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疏曰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有五行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後世之言不與經合也

辨曰稽古字及百揆四岳州牧等語俱本之堯典百揆四岳象天五行語甚無理疏曲爲附會非也萬國咸寧何取之周易惟百惟倍本之明堂位而小異其文彼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雖與此異要見夏商之官倍于唐虞耳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傳曰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今我小子敬勤于德

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道其所建官而則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傳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宏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敎以輔我一人之治疏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則掌者內得于心出行于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

辨曰鄭志十一卷鄭小同撰追記鄭生平應答時人之語今不傳周禮地官序官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何也案孔氏逸書無周官今周官乃出東晉趙商豈得見之此必周官之逸文偶見于緯書或書大傳趙商即據以爲問而作僞者遂采取入之說詳微子及君奭序若因此遂謂今周官爲眞本即趙商所見則大

誤矣儀禮大射儀賈公彥疏云鄭不見周官則職天官小宰之職疏亦辨鄭注尚書與孔異義處因鄭不見古文周官篇云云

又辨曰閻若璩曰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即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即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據此則三公之官自虞夏已有之不始于商周而商周尤班班可考如箕子父師即太師也比干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以卤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見史記降至周太公爲太師太公罷周公由太傅遷太師周公薨畢公繼之若召公成王時官太保皆歷歷可據三公之立其來久矣此周官之異于古者三公直名師傅保不兼師氏保氏耳周禮仍復故而所以不載周禮者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盡載其實職者也其中宰夫司服典命巾車司常射人司士大僕弁師小司寇諸職皆及公孤之服位儀等安得以不冠諸首而謂周禮無三公歟蓋三公無專職六卿兼之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冢宰及宣王世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猶仍舊也得其人可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兼則直虛其位此周禮所以不言其職掌而特旁及之耳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

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曾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爲周令辟者端由于此然則此節之文必是周官逸文偶見他書魏晉人采取而成未可輕駁亦不可竟信爲古文書也

又辨曰地官序官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外參六官之事又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則論道確是三公之職此句疑亦眞周官文至燮理陰陽語本之漢書丙吉傳恐晉人附益蓋一代有一代官制各不相蒙西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爲丞相道逢牛喘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不相涉僞作者不通西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三公燮理陰陽失之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傳曰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化大疏曰

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鄭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百官是宗伯之事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治官禮官俱得統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傳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大小皆協睦

疏曰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云擾亦安也五典卽五教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云處五周十二十二綱分五教爲之五教謂之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辨曰閻若璩曰周禮十二教與唐虞五教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廸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遡遠引上古之制得毋類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殆必不爾俗儒竟有于大司徒之職下撰其文以補之曰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此等俗謬皆僞書啟之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傳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疏曰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傳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疏曰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傳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

寇刑姦順時殺疏曰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詰四方馬云詰猶窮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生生百穀故曰土疏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居民之事也

辨曰閻若璩曰冬官亡魏晉間作書者以王制補之王制漢儒所作與周典不類彼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出乎然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太宰之職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職宜曰

掌邦事彼易事爲土者亦以左傳定四年聃季爲司空又曰聃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爲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益見周禮聖人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此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曰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辨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夏殷亾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葢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茲與此篇合知此篇文皆有本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

北故日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時見殷見不云秊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誥言叔向妄說也討六秊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葢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秊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辨曰據秋官大行人則六服分秊來朝近者每秊一次或二秊一次其餘各以遠近爲差據今僞周官則每六秊五服盡來朝是五服總在一秊內來不必分秊來也二說不同今僞周官說傳記無考惟叔向之說似與相合故孔疏援以爲據葢叔向說一秊一聘三秊一朝六秊一會十二秊一盟杜注謂十二秊有四朝是也孔疏因以六秊一會即周官六秊一朝十二秊一盟即周官十二秊一巡但叔向云明王之制又云自古以來明非周制且大行人所云見者與下十二秊一巡守之文緊相承接明係朝之正禮今欲伸僞周

官而強指爲因貢而見之變禮大宗伯所云會同卽大行人之所謂時會殷同明係在朝宗覲遇之外今欲牽合僞周官而遂指爲朝之常法皆非也

〔又辨曰〕閻若璩曰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玆無五服字面作周官者于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文却曰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爲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爲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盛時卽有荒服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也然爲說云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蔡氏云以迩于役事而恒闕焉但要服路遠斧所服寀之事可以形及未有六年一朝可見之而不殺如唐孔氏云蠻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須蠻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世壹見矣然蔡則勞與出爾公而僞作者之多所抵牾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傳曰〕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

〔辨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而反是反汗也

後漢書胡廣傳曰政令惟汗往而不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傳曰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汝爲政當以儀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疏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

辨曰昭六年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此襲取之牆面二字若無論語並然不識所謂明係從論語取來試平心讀之論語在前僞周官在後顯然可見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傳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繇志業廣繇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

辨曰閻若璩曰詩云虡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捷業如鋸齒

或曰齋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其不足信明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傳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亾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爲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名且美爲僞飾巧百端爲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析曰戰國策平原君謂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孟子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襄二十年左傳君子曰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又襄十一年左傳引書曰居安思

危今此改安作寵以合戒飭百官之意非畏入畏本太元體次七曰出禮不畏入畏范望注云家性爲韙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邪故曰入畏僞傳云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用范注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傳曰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所舉能脩其官惟汝之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辨曰荀子仲尼篇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傳曰嘆而敕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辨曰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兹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三事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用詩之文而改其義也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傳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辨曰〕令德孝恭本之周語單襄公謂晉襄公曰畢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也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何晏集解載漢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則三句皆四字句無疑論語所引書未知的出何篇僞作者見鄭注禮記坊記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意其人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語實之又嫌太突不便接上君陳先裝惟爾令德孝恭一語方接以此文而又嫌孝字複疊遂刪去孝于二字割取惟孝屬下文作六字句以見能孝者必能友必能施于政事其下卽以本題尹茲東郊從政字帶下湊泊彌縫痕迹宛然殊不知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其殘字載于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故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攸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閑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丘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

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爲句矣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豈知古本論語原以孝于唯孝爲句于字必不可爲句絕作乎者非是且傳記引書從無撮取其中一字先爲提唱者書云孝乎不成句法其斷唯孝下屬成句實係晉人僞書不足信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傳曰〕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愼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辨曰〕襄十四季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爾環茲率舅氏之典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傳曰〕所聞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

自寬敢逸豫

〔辨曰〕僖五年左傳宮之奇曰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

〔傳曰〕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辨曰〕緇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傳曰〕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敎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愼

〔辨曰〕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句意方明白今但云風草若猜謎者然豈非胸中先有論語方撰出此文耶一實猶面其剽剝痕迹正與此同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傳曰〕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辨曰〕圖厥政句本之多方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無則繹二

字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傳〕曰善則稱君人臣之義歎而美之曰臣于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于世

〔辨〕曰此坊記引君陳語春秋繁露竹林篇所引同而釋之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王氏因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聞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王氏知此語之非而不知此未必爲成王之言乃作僞者爲之也蓋此言若出于臣工自相告戒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今亦未敢定此語出何人但此語所自來則孔子引入坊記者也試取坊記讀之善則稱君則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則引太誓予克紂非予武云云取證太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

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唯朕無罪可乎不可也僞作君陳者止見書序有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通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夾以臣語如顧命篇體耶是惟良顯哉鄭于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之詞而此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王曰君陳爾惟宏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傳曰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依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傳曰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有不順于汝政不變于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習于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亂風俗罪雖小三犯不赦

辨曰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

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傳曰〕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

〔辨曰〕論語無求備于一人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注若猶乃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傳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人之于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汝惟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于長世

〔辨曰〕成十六年傳民生厚而德正緇衣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

好是物下必有甚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釋文曰朏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憒反朝直遙反]

[傳曰]康王卽位十二季六月三日庚午朏于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疏曰]漢初不得此篇有爲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季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季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季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于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辨曰]劉歆作三統歷班氏采入律歷志中載畢命文凡十六字此疏所引則

于作策下多一書字凡十七字鄭元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之目載于尚書疏者有冏命無畢命閻氏若璩遂謂畢命古今文皆無不知劉歆從何得之書大傳有帝告篇亦古今文俱無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之外復有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閻此說非是鄭明云今其逸篇有册命云云則畢命乃逸篇非亡篇鄭固親見之矣惠氏棟謂鄭所述二十四篇之目內冏命即畢命之誤此說是也祇因永嘉之亂逸書已亡作僞者采取律歷志文冠之篇首又以汲郡古文云康王十二季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云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詩云赫赫宗周序云分居里成周郊遂兼采之組織湊合以成此一節爲通篇之緣起至于豐刑之義及册命霍侯之事則作僞者亦已不詳其說無從撰造故覓棄之耳孔疏反以律歷志爲妄謬矣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蓋文王居豐武王于豐立文王廟後遷都而廟仍在故成王居鎬京則至豐以宅洛事告文王廟鳳召誥此類用之

又辨曰律歷志所引六月乃周正建巳之月非夏正是月朏爲庚午則朔爲

戊辰至其秊之甲子則未可知唐書歷志載僧一行大衍歷日度議則以康王十二秊爲乙酉歲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此乙酉出竹書紀秊紀秊乃僞書一行據之恐非或又言紀秊用夏正若果然則尤當與律歷志所引不合何以三日庚午適合亦未詳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傳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疏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

辨曰父師二字本微子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傳曰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惟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已經三紀世代改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秊曰紀父子曰世疏曰周公以攝政七秊營成周成王元秊遷殷頑民

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氏遷周已歷三紀

[辨曰]旣歷三紀者意葢以成王卽政三十年康王十二年是已得四十二年歷過也旣歷者又過六年也史記紀年起共和庚申其前皆不可攷劉歆三統歷載律歷志者雖有可取其所推年月日則與鄭康成皆不合當以鄭爲主召誥營洛事在居攝五年至七年之十二月䘮方致政復辟而歆以爲一年事蘇其年月以推自然鄭是歆非觀金縢康誥召誥洛誥等篇經注自明歆又以望爲哉生魄哉者始也自是三日何得爲望與鄉飲酒義顯背旣已誤解生魄則所推月日皆誤可知歆言成王卽政三十年崩鄭言二十八年崩差二年說已詳顧命歆又言文王受命九年崩鄭則以爲受命七年崩是以所推歷不合王肅金縢注背鄭从歆又言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七年作洛誥成王年二十僞孔注洛誥俱从肅注然則肅與僞孔雖不明言成王卽政年數必以爲三十年矣竹書紀年正王肅皇甫謐一輩人所爲言成王三十七年陟葢連居攝七年數之也則其意亦與王肅僞孔合要之鄭

孔所差只二年若此節所云旣歷三紀則从鄭从孔二者皆得通从鄭爲四十年从孔爲四十二年故云旣歷此其立文之巧撰楼持兩端者也閻若璩謂作僞書者

認三紀歷之滿數七年卽在成王三十年數內並誤認作召誥洛誥在成王卽政之七年則此敘在位只有二十四年逆康王十二年適三十六年閻說非也

又辨曰此特因多士多方洛誥等篇有茲殷遷洛之云而君陳畢公繼理其事故撰造其說以命畢公亦爲約束殷頑而設其實當日情事恐未必然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傳曰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疏曰晉語說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則畢公于文王之世已爲大臣

辨曰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漢書薛宣傳曰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曰垂拱受成淮南子道應訓

高誘注曰武王之佐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武王垂拱而受成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傳曰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不循教道之常則當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辨曰此節敷衍序中分居里成周郊之意旌別二句本之太公六韜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彰善句本之緇衣云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此本僞書畏緇衣而改義作善且不必論但使僞書果可信而緇衣本非引書何妨各成其是乃虎不經尚作章義癉惡宋板覓嗾爲章善癉惡陸德明云章義如字向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然則此字作義據明宋刻禮記據僞書妄改樹之二句本之文六年左傳云君子竝建聖哲之風聲告之訓典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傳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約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絶公其念絶之疏曰辭非

子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傳曰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于其民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

辨曰襄二十七年左傳叔孫曰服美于人必以惡終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傳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發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東夷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于後世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無曰人少不足治惟在慎其政事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

〔辨曰〕不剛不柔句見詩商頌三斥二字見吕刑澤潤生民本之荀子君道篇云澤被生民左衽二字見論語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

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辨曰唐石經及宋本皆云亦惟先王之臣今本作先正乃近代所改傳云亦惟父祖之臣則作先王無疑

傳曰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祖業大已才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疏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辨曰惟乃祖乃父句本之盤庚忠貞二字本之左傳荀息對晉獻公語紀于太常本之逸周書常麥解云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常惠棟曰今寫作大常梅賾所據乃善本亦惟先正二句本之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惠棟曰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詞君牙出東晉永安得見況本作先王之臣耶師古非見永所引乃文侯之命文也亂四方句本之顧命其能而亂四方若蹈虎尾本之易履卦彖辭涉于春冰本之詩如履薄冰予翼二字本之皋陶謨股肱心膂本之周語太子晉語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傳曰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嘆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

辨曰君牙是司徒故云敷五典但仍是虞制非周制矣說見周官緇衣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鄭彼注云資當爲至齊人語聲之誤也然則此字下屬爲句僞孔以咨音同資義可與怨連遂于下句怨下添咨而此資改爲咨以見其當上屬怨字于是冬祁寒成三字句與夏日暑雨不齊乃刪去日使亦爲三字句若緇衣引書失其本文而鄭誤讀誤解者非也思艱句本之老子圖難于其易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傳曰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于先王之道荅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令名之人

辨曰丕顯六句見孟子對揚句本顧命用荅揚文武之光訓追配句本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傳曰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傳曰我不能于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疏曰祭義必有怵惕之心易夕惕若厲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傳曰聰明視聽遠齊聖通無滯僕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給侍進御僕役從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辨曰詩人之齊聖禮記經解發號出令洛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

傳曰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彈正過誤撿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君所行善惡專

在左右汝無親近于憸利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法〔疏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慎簡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

〔辨曰〕坊記引太誓云惟予小子無良孟子云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楚語云必交修予無予棄賈子新書云選端士衛翼前後左右皆正人又云太傅匡其不及皋陶謨云巧言令色論語云友便辟立政云其惟吉士勿以憸人

〔又辨曰〕閻若璩曰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爲一旣見經復見傳者如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太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此等官以僕名而無預于

馭車之事太僕雖有左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職與大馭初不相涉也觀出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近臣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太馭非太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二官爲一安國傳于書序直曰太僕長太馭中大夫是竟誤以太馭爲太僕之長矣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太僕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經與傳之所從出哉漢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以太僕專司馬政蓋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師古然官有古卑而今尊者漢之尚書令是有古貴而今賤者漢之僕射是有名內而實外侍中給事中之官是有名武而實文太尉大司馬之官是亦古今沿革遷流之常無足異衍豈當周穆王朝作冏命其臣爲太僕不本周官旁侵太馭職掌加探侗殊失却本色耳

又辨曰府史以下官長自辟僚屬則皆王之命士此非周禮本文義出鄭注爲孔專與鄭爲難故作此以牴牾之疏特爲宛轉解脫非也唐永淳元年魏元同上言選舉非所曰得予以伯冏爲太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太宰內史云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苟以爲古文爲與周官制不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八者皆人君馭臣之大柄冢宰不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策事其副貳爲考其當否以將順匡救之予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賓興司馬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詔無關辟屬吾不知元同所謂是何周禮也得毋以漢末嘗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州郡掾史從事悉任之故遂上附成周亦當然乎矣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旹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

傳曰 若非其人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于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

辨曰 瘝厥官本康誥瘝厥君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傳曰 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于常法

尚書後辨附終